



列寧
給高爾基的
信

張古梅譯

上海



873564
1223 406743

501803
1232

譯序

讓我先介紹這部書翰集的偉大的特質吧！

列寧（一八七〇——一九二四）自一九〇八年第一革命失敗後，至第一次歐戰前一年（即一九一三年以前），約五年間，適當俄國勞動運動陷於最困難最消沉的時代，寫了許多對充滿着科學的革命理論和富於熱情及趣味的書信，寄給高爾基。這些書信實在是「新的無產階級文化上所必需的不可變的文化財產目錄」，同時也是他的許多寶貴著述之重要註解。

從一九〇八年一月至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共三十四封書信，由列寧寄給高爾基——即由偉大的革命家，革命大眾的指導者寄給「革命期中的最大的藝術家」；由這兩位名人間的深摯的友誼中醞釀出來的這種革命主題，我們不難想像它是涉及於多方面的革命理論，其中有犀利的哲學論，有政治論，有經濟理論，並且有激透而深刻的宗教批判論，藝術論（特別如第三十二信和第三十四信中的音樂批判，可以說是極罕見的文獻）。這些理論，無庸贅述，是列寧對於上述各種意識形態的態度之明確的表示，也就是在一九一七年多數派的革命成功後，逐漸移入於實行之生動的多數派的理論及實際之純樸的明確的指示。尤其由於促成這些

1951.12
復旦圖書館藏



FUDAN 31200000212934 復旦圖書館

書信的動因所關聯的有趣的豐富的插話，我們也可窺覷見在一般傳說及歷史中所難發見的「列寧的為人」的面影。不僅令人崇拜而且令人敬愛的面影；更進一步，我們也可以一目瞭然地洞悉以列寧為中心的同志們的生活及由同志間的理論鬭爭所產生的種種裂痕；因受外部的彈壓及打擊而發生的痛苦；列寧同志仍排除萬難，以一個多數派黨人的地位又怎樣地展開他的艱苦的鬭爭及慎重的革命生活！故讀者對於這部書翰集，不能僅視作單純的列寧傳記或歷史，而應當視作能夠從它獲得更新的，更富於興趣的革命教材的範本。

列寧對高爾基，不僅承認他是革命的新俄羅斯的偉大藝術家。列寧同時承認他是可能共同事業的有力的同志。雖則所使用的武器不同，却是對於共同的敵人，向着共同的目標，可能並肩作戰的友人。高爾基的武器是藝術的詞句，列寧實重視他的這種武器而賦以極重大的意義。這位友人若認錯了目標或將他的武器指向錯誤的方向，列寧便對他極端憤激，諄諄加以教誨。列寧因為愈重視高爾基的力量，所以愈加注意他的各種文章之政治的意義而加以嚴格的批判，並且常常向他警告不應陷於那些理念的泥沼——包圍着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正在形放中的道理的理念的泥沼。列寧之愛惜革命人材，實足令人師法！

其次當述我們讀了這部書翰集以後的心得——所獲得的教訓和所受到的感動。

(一) 無產階級革命的唯一敵便是小資產階級性。列寧對於小資產階級，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成分——內心的及外在的——尤其是對於意識形態上的小資產階級性，真可說是深惡痛恨，及對於由小資產階級性所激起的革命的熱情——這兩者（憎惡小資產階級性及由它所煽動的革命熱情）已散見於列寧的多數論文中；但是在給高爾基的書信裏而更自由地更明確地更不受拘束地表示出來了。

列寧說：欲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義中，再為小資產階級性作成一個像樣的結論是絕對不可能的（參看第四倍）。所以參加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必須牢牢記着列寧的遺教，把這部書翰集常置案頭，刻刻自勵，清算自身的小資產階級性，使本身的意識能夠日益無產階級的革命化，勞動化。

(二) 列寧對於科學的革命，是絕對不妥協的。無論是屬於任何黨派，任何階層的人物，如果他能夠理解及信仰唯一的正確的革命理念，列寧即可以和他攜手，也希望有和他攜手的可能。反之，凡是離開了唯一的正確的革命理念領域的人，縱令是同屬於同一分派中，列寧還是要加以無情的打擊，他尤憎惡那些騎牆主義者。換句話說，在革命的目的性上若無裂隙，他是實際的「妥協」的名人；但是，他在「理念」的領域中，他常是「妥協」的最兇

的勁敵。在革命運動的過程上有必要的時候，雖屬「惡魔及其祖宗」，也可能和它們結成真正的同盟。若是在理念的領域，理論的領域，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領域，列寧是絕對不容許其有異端的概念或理論之存在。

(三) 列寧對於宗教的見解及態度，我們必須特別加以重視。「創造神」尙不爲他所容許，何況庸俗之神之追求呢？

(四) 列寧對於可能引爲同道人的友人的友愛是何等的真摯而毫無虛飾。特別如對高爾基的疾病，是何等的擔憂。他對友人之真情流露純出自然，實在令人感動！他對高爾基說：「置自身疾病於不顧，不加治療及調養，不僅是對本身的罪惡，簡直是對國家的犯罪，而千萬懇求高爾基要向第一流的醫師求治。」

(五) 最後是如列寧書信中所示，這位偉大的革命導師的行文深刻，用字適切，比喻奇警，雖則是艱深深奧的理論，繁瑣的事情，經他的筆描寫出來就令人豁然貫通而能夠獲得一種新的理解及意義；他的文章也是今日我們所應效法的。

最後必須申明的是：因倉猝脫稿，恐有遺誤，希望先進革命人士加以斥正，以便重版時修訂，譯者幸甚，讀者幸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古梅譯於杭州旅寓。

目次

譯序

一九〇八年——

- 一 亡命於日內瓦（一月九日）
- 二 「無產者日報」的輸送與海員工會（一月十五日）
- 三 斯馬什科被捕事件與馬爾托夫的宣言（二月二日）
- 四 論托洛茨基，「社會民主主義者之聲」及作為世界觀的唯物論（二月十三日）
- 五 論普列哈諾夫與波格達諾夫，「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輪廓」及團結，「哲學上的單純馬克思主義者的考察」（二月二十五日）
- 六 普通信件（三月）
- 七 不能赴加布里及報告近況（三月十六日）
- 八 關於對麥哈主義者的鬥爭的答覆（三月二十四日）

九 託高爾基爲「無產者日報」寫稿（四月一日）

一〇 論 B. Z. 的決議及主張哲學問題必須與分派事情相隔離（四月十六日）

一一 同前（四月十九日）

一九一〇年——

一二 關於黨的合併，清算少數派並論前進派（四月十一日）

一三 對於「今日世界」刊物的批評（十一月二十二日）

一九一一年——

一四 關於託爾斯泰，並論社會民主主義的國際政策上之「唐吉訶德」(Don Quixote)（一月三日）

一五 「思想」的名義上的發行人，考茨基論文之翻譯及培亞利的「北極探險記」（十月）

一六 關於機關報的聯盟計劃及會議（五月廿七日）

一九一二年——

一七 夏季前未能奉訪

一八 社會民主主義與社會革命派的差異（八月一日）

一九 俄國與移住者之中心的分離，第四議會的「杯葛」，中央委員會之遷

至奧國（八——九月）

二〇 真理報致送稿費與高爾基（十一月七日）

二一 真理報的預約募集運動，革命的罷工，「思想與批判自由」（十二月

二十三日）

一九一三年——

二二 「啓蒙」與托洛耶諾夫斯基（一月二十一日）

二三 莫斯科報章的募捐，斯提巴諾夫，我們本身的雜誌，P·P·S·與

阿美尼亞民族主義黨，大赦的消息（一月）

二四 四議員宣言脫離「路芝」，阿力辛斯基與波格達諾夫，論民族主義，

普耶托尼茨基的審判（二月初旬）

一九一三年——

二五 俄國皇室三百年紀念大典的大赦之利用（三月十日）

二六 列寧夫人之甲狀腺腫脹病，轉地療養於布羅寧，新金屬勞動工會幹部

選舉的勝利，梅特林克之科學的神祕主義（五月初）

二七 論奧德薩的多數派報章（五月）

二八 「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的夏季評議會」及政府的衝突，馬克拉科夫（六月）

二九 報告列寧夫人之施手術，真理報之被封閉（七月二十五日）

三〇 柏培爾的噩耗，勒高爾基入療養院（九月三十日）

三一 沃伊丁斯基的小說，多數派的醫師（十一月初）

三二 關於朵思陀耶夫斯基的「咆哮」，論「追求神」及「創造神」（十一月十四日）

三三 論前信（十一月十五日）

三四 論神性理念與小資產階級性（十二月）

附 註

第一信

親愛的 A·M·君！

二三日間，我和內子安抵當地了〔註 1〕。我倆在途中感受了風寒，因此想在這裏儘可能忍耐着暫時安住下去，所以在起居等一切事情上也就不能感着何等的自由。接讀了你的信，曷勝欣慰。真的，果然能夠乘船赴加布里訪君是何等使我倆高興的事啊！總之，我必須分出一些時間來作一個機會到加布里奉訪。不過目前却萬分抱歉，未能成行。因為我們受了委託要創辦報章。你所知道的那個『無產者日報』打算由芬蘭搬到此地來，或在日內瓦，或在附近其他都市發刊，現在尚未達到最後的決定。總之今在加緊進行。如果新的屋舍準備就緒了後，便會有許多繁忙的事務了。但是到了春夏之交，當可能把晤，只要一切事務有了眉目。在加布里你那邊以何時為最宜呢？

諒想你倆起居佳勝，萬事遂意。當我倆經過柏林的時候，就聽見你和盧那卡爾斯基一同漫遊義大利，特別留戀故都羅馬。意大利風光諒能使你滿意。你會着了很多的羅馬朋友麼？

我以為必須你在最近沒有特別繁重的工作，才可來看你，免得妨礙你的寫作，要那樣，我們才可能常常一同散步，一團歡笑。

你收到了我的近作（我之十二年間的高文集第一卷）沒有？我已經囑了聖彼得堡方面直接寄附給你。

尊夫人處代致意未另。〔註？〕餘容續告！

八年一月九日列寧於日內瓦

第二信

親愛的 A·M·君賢夫人！

今日接讀了你的快信，忽然極端興奮，很想立即到你那邊去。你寫得太使我高興了。無論怎樣我一定前來奉訪，並且和內子同來；不過時期尙未能十分決定。至目前却無法分身，因為我必須盡我的全力把日報「無產者」搞好，爲它作成堅牢的根基，無論支付任何代價必須先把這事情弄好，最少，尙須一二個月的時期吧。總之，我要把這工作，作成一個段

落。到了來春，我倆就動身去，喝加布里的白葡萄酒，遊覽那波里的風光，並且和你暢談。我剛在開始學習意大利語文，對於尊夫人所寫的通信地址，就像新學生一樣特別加以注意：*Spagnolo* 應當作 *español* 吧！我想要帶一本字典來呢！

其次，關於『無產者日報』輸送問題，你也爲它費盡了苦心。這回仍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希望尊夫人今後趕忙多多負責。

(1) 凡從事和俄國交通的船員工會（必然有這種組織的）秘書，必須前往聯絡。

(2) 必須向他們探詢該船往返於何港之間，每月幾回；並須託他們每星期代爲輸送，需要多少費用？（都要調查明白。）又必須物色可能信任的人（有確實可靠的意大利人沒有呢？）俄國方面（指奧德莎）的地址可用作轉交報章的地方麼？或者在奧德莎某一處的意大利旅館裏，能否代收藏相當的份數。這些工作在我們是極重要的。

(3) 尊夫人萬一不能夠完全由她本人實行從事勸導，物色，闡明，研究等工作；那末也要介紹我們和那些秘書直接交涉。和他們認識了之後，我們便可以用通訊的方法說服那批份子。

這件事必須速辦。總之，二三星期之內，『無產者日報』就將在此地發行了【註1】，並

且必須立即向外發送。

在加布里會面吧！A·M·君，希望你爲我保重！〔註2〕

八年一月十五日V·烏里耶夫

第三信

親愛的A·M·君！

我現在有兩件事要向你說的。第一是關於斯馬什科的事情。你如果在私交上不認識這個人，那末你就過問下述的事件也是徒然。如果你認識他，那就可發生多少效力吧。

L·馬爾托夫在瑞京柏隆的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上發表了一篇「宣言」。他在這篇宣言裏面竟稱：斯馬什科並不是以斯普加特會議〔註1〕的代表議員資格而出席，不過是以新聞記者資格而列席的；他毫不提及斯馬什科是社會民主黨的黨員。這明明是少數派（孟什維克）對於多數派（布爾什維克〔註2〕）一個黨員的入獄所表示的卑劣態度。我以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勞工黨代表的資格已將我的公正宣言寄送至兩派本部了。你如果和斯馬什科在私交上相認

識，或在涅西尼什和他認識；那末，你無論如何要在那家報紙上對馬爾托夫的宣言加以痛烈的攻擊。你要寫明你在私交上是認識斯馬什科，知道他是社會民主黨黨員，也要寫明你深信他和國際警察所誇大宣傳的事件完全無關係。我在後面把這家報館的地址和馬爾托夫的宣言全文抄錄一份，同封寄給你。我相信尊夫人會替你翻譯。你自己的文章可用俄文寫好，由尊夫人譯為德文，一併寄送到該報社編輯部。

第二件事項是因爲要進行日報「無產者」，由俄國派來的三個人都在此地集合了（波格達諾夫及我，還有一位實行家〔註3〕）。一切都準備好了。在道二三日內就要登出廣告〔註4〕。我們把你的名字列爲投稿人之一。如果能在創刊號裏面寫點文章來，最所希望，簡短一點也好，你就動筆吧。例如在「新生活」〔註5〕裏面所發表的關於小資產階級一類的觀察或如你現在所寫小說一類的斷片也好。

我和你緊緊地握手。尊夫人處代致意！

八年二月二日 V·烏利耶諾夫

附言：

瑞京柏隆報（編輯所在柏隆K街六號，爲社會民主黨機關報）在八年一月三十日的第二

四號，發表下列的文字：

『通告——有數家報章竟揭載日前在日內瓦被捕的斯馬什科博士爲斯督加特大會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駐日內瓦代表團的議員。但據本人所知，斯馬什科並非該大會的俄國代表團團員，他並沒有攜帶代表議員的委任狀，特此通告。斯馬什科祇是從新聞採訪的一記者而已。』

『斯督加特大會俄國社會民主黨代表議員L·馬爾托夫謹啓。』

這就是馬爾托夫宣言的全部。他的卑劣就是：比方說，社會民主黨要如像刷去靴上的塵灰，把斯馬什科驅逐出去！

第四信

親愛的A·M·君：

我深信我和你兩人間意見之相左是基於你的質問太屬於單純的誤解吧了。例如關於『單純的工團主義者 (Syndicalism) 終會追隨知識份子羣』，並欲否認他們在勞工運動上的必要

性等問題；我的確未曾加以考慮。關於這一切的問題，其實在你我之間的意見絕無絲毫的懸隔，這是我所確信的，而現在我們因為未能集合，所以更須要立即一同開始共通的工作。我們只有在工作上最容易而且最適宜的可能獲得最穩的一致。

『無產者日報』（廣告已經寄給你了）上，你會計劃為我們寫點小品，這使我們十分高興。不過，假如你自己目前有更偉大的寫作在進行着，那末，當然也不必急急於執筆。

關於托洛茨基，我早就想寫信答覆你，但是終於因為忙碌而遺忘了。我們（指『無產者』日報編輯部，包括我，波格達諾夫，都有羅文斯基——俄國多數派中極可敬愛的同志們）老早就決定勸導他為這個『無產者』和我們協力。我們也曾寄了快信給他，寫了一個提案向他提議。我們是根據共通的一致，用『無產者編輯局』名義寫信給他的，因為我們想把這個工作樹立於同志的基礎之上。至於我個人和托洛茨基却曾有過大大的爭論，當他屬少數派的時期，一九〇三——一九〇五年之間，我常和他爭論到都破了臉。這次在形式上會不會使托洛茨基感着難堪，我可不敢保證。不過他總算寄來了一封信，但並不是他自己寫的，信中有這樣的文句，『托洛茨基同志囑託代寫，因為他實在太忙了，不能答應和你們協力，特寄這封信通知『無產者編輯局』。』

我想，這是他又在狡詐作勢。當在倫敦舉行全黨代表大會的時候，他也曾這樣地狡詐作勢。所以我完全不明瞭他是否能夠和多數派握手，一同前進？

少數派方面〔註1〕，今有普列哈諾夫，阿克塞爾羅德，丹氏，馬爾托夫，馬爾提諾夫共同簽名發表了豫告，要發刊『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呼聲』月刊。等我接到了這個刊物之後，當即寄給你看。彼我之間，論爭可能是極其激烈的。托洛茨基就是想取巧超越這個互相鬥爭的兩派之上。

關於唯物論——作為世界觀的唯物論，我深信我和你在本質上不能一致。並且不是關於唯物史觀（我們的 *Materialio* 一羣〔註2〕也決不否認），而是關於哲學的唯物論，奎格羅徹克遜人和德意志人遂藉唯物論，掩護了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羅馬人則以無政府主義為護符——對於這些人，我是絕對反對的。在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都不會看重作為哲學的唯物論。最確實最完成的機關報『新時代』對於哲學並不感興趣，也並非是熱心信奉哲學的唯物論的信仰者，但是最近竟公然發表了『經驗批判論者的一羣』。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告示我們的唯物論，對於已經死去的小資產階級性，想可能為它作一個結論，是一個錯誤，大大的錯誤。在社會民主主義內部所有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潮流，第一先抓著哲學的唯物論，由是傾向於康

德，傾向於新康德主義，傾向於樹制哲學等。否，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裏面決不容許小資產階級性一類的理論鬚髯既作成了基礎的哲學而向裏面潛入一步。關於這點，普列哈諾夫竟把這個鬥爭和分派（黨）的鬥爭聯結起來，由是毀壞了這個哲學。但是，無論那一個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決不可以把往日的普列哈諾夫和今日的普列哈諾夫混同了。

波格達諾夫現在離開我們這裏了。我無論到往後任何時候都會思念及他是我們的「協商者」〔註3〕。如果你也如是主張，那末，就可能開會作數日的協商，而且立即〔註4〕。祝你好！

八年二月十三日列寧

第五信

親愛的A·M·君！

對於你前次來書，未能立即裁答是因爲關於你的論文〔註1〕——最少是多少和你的論文有關——驟然聽見似很覺可笑吧。但是我和波格達諾夫之間，在編輯上確實爲此發生了重大

的爭執。哈，哈！因為關於你究竟抱有什麼樣的見解，我在那時候並沒有詳細論及的關係。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馬克斯主義哲學的輪廓』（註②）這部書對於哲學的問題竟將從許久以前就在多數派之間存在着的意見之懸隔加倍的尖銳化了。我對於這個問題，並不急於自認有資格足夠在報章上出面爭論，不過，關於我黨對哲學的問題的討論，我確實是時常跟着加以充分的注意。由一八八〇年末至九五年之間，有普列哈諾夫對美哈伊羅夫斯基一派的鬥爭，由是一八九八年及其後數年間，他又對康德派鬥爭（當時，我不單跟着注意，並且也部分的參加了這個鬥爭，自一九〇〇年以後，我是以『曙光』編輯人的資格參加的）。最後，又有他對經驗批判論者一派的鬥爭。

自波格達諾夫發表『關於自然之歷史的見解』論『能』（*Бог*）的著作以來，我就專注意於他的哲學的著述。當我居留在西伯利亞的期中（註③），即研究過這部著作。在波格達諾夫本人的立脚點確是對他的哲學的見解之一個過渡吧了。一九〇四年，我才和他有了私交，在那時候，我和他便立即互相交換著作，我送了他一冊『第一步』（註④）給他，他也把他當時的哲學論著贈送給我了（註⑤）。不久之後（一九〇四年前見於春餘時節），我便從日

內瓦致信給居留巴蒙的他，在信中，我告訴他：「由於你的著作，你就以你的學說有力地把我隔開了。同時也使我深信普列哈諾夫的學說是正確的。」

當我和普列哈諾夫一同工作的時候，偶然獲得和波格達諾夫傾談的機會。普列哈諾夫對着我指摘了波格達諾夫的見解的錯誤。但是，我認爲他們間的意見並不見得怎樣顯著的相左。即在今日，我還能夠很詳細地回憶到當一九〇三年夏，我和普列哈諾夫以「曙光」編輯部的名義，曾會晤「現實主義世界觀的輪廓」〔註⑥〕的編輯代表者在日內瓦談論過。在當時，我們就共同宣言願意一致協力工作。我是從農業問題上致力，普列哈諾夫則是在對麥哈的哲學方面〔註⑦〕——普列哈諾夫是以對麥哈的鬥爭爲協力的條件——這個條件已經得到了「輪廓」編輯代表的完全的接受。當時，普列哈諾夫雖然承認波格達諾夫是對修正派鬥爭的一個同盟者；但是因爲他追隨奧斯瓦爾德和麥哈這一點，故祇當他是犯了錯誤的同盟者。

一九〇四年，春間及秋間兩時期，我和波格達諾夫終於結盟爲多數派的同志了，那就是所謂默契，以哲學爲中立地帶，在默契中把它解消了，由是作成了同盟。這個同盟通過革命的全時期，依然存續着；並且依據我最深的信心，唯一的正當的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多數派主義）的戰術，當進行革命時是有共同行使這戰術的可能性。這個同盟把這個行使戰術的

可能性交付給我們了。

在革命最高漲的時期中，實在大可不必仍斤斤計較所謂哲學問題。一九〇六年春初，波格達諾夫在獄中又寫了一部著作——我記得是『經驗一元論』的第三卷吧〔註5〕。一九〇六年夏，他把這部著作寄給我了，我也很留神的通讀過了。當我讀完了這部書之後，使得我非常憤激，因為他根本地走上了錯誤的道路，很明顯地沒有遵循馬克思的道路。當時，我寫了一大篇『勸說』他的長信，約有三本小冊子的分量，關於哲學的討論，寄給他了。在這封長信裏面，我申明我在哲學上當然祇是一個單純的馬克思主義者，可是，我指摘出他認為正確的而一般亦以為完美的這部著述在他的學說最本質的一點是錯誤的；並說明我所以確信普列哈諾夫的學說之正當。我又把這冊子給二三友人（如盧那卡爾斯基及其他數人）看過了。我會打算用『哲學上的單純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考察』的書名把它發表，但是終於未見實現，及今想起來，很後悔在當時不立即把它付梓。前些時候，我曾致信亞彼得堡的友人把這部小冊子搜尋出來寄給我〔註6〕。

這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輪廓』出版了，我除却蘇沃羅夫的論文外（目下正在閱讀中），已經熟讀了全部的論文〔註10〕。對於任何一篇論文，我唯有氣憤。一言以蔽之，完全

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的經驗批判論者，經驗一元論者，經驗象徵主義者們『註11』只是在一個泥沼中混成一團。有欺騙讀者謂對外界現實性的『信仰』為『神祕主義』的人（巴薩羅夫），有用極不足取的方法去混同唯物論和康德派學說的人（巴薩羅夫和波格達諾夫），有論述不可知論（經驗批判論）和理想主義（經驗一元論）在本質上之差異的人——以一個宗教的無神論及最高的人類的潛在性之禮拜，敬示勞動者的人（盧那卡爾斯基），有說明恩格斯的辯證法學說為神祕主義的人（柏爾曼）——還有人從法國的實證主義學派的臭氣紛紛的臭水中提出不可知論者及形而上學者——啊！把它們一切踢開去吧——「認識論之象徵的理論」（雅什克威芝）也一並包括在裏面！也許我的態度是過於強硬了！本來，我們是單純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讀過哲學；不過，他們為什麼這樣地侮蔑我們呢？並且也何必把這些東西冠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名稱！我認為與其忍耐着參加為這些問題而說教的機關刊物或委員會，毋寧把它們一一加以撕毀，比較妥當。

我今想再提起『在哲學上的單純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考察』了，因此，我正在着手，對阿歷山大德洛威芝，波格達諾夫，我已經概括地但是很明白地把我所得到的印象——當讀完了『輪廓』的時候的印象——告訴他們了。

你的論文和這些事情有什麼關係呢？——你或許會這樣地質問。我告訴你，確實是有關的。雖則是時期不同，在多數派同志間的意見特別相左到有尖銳化的危懼的時期，你向「無產者」投寄的論文竟很顯然地發表同樣的論調！當然，我並不明瞭這篇論文在你本人有何作用，我也認為藝術家應當從任何哲學中多多吸取於他有益的東西，最後我還要申明我是完全地，也無條件地贊成及相信關於你的藝術創作的問題能夠保有最正確的判斷；又你如果從這個藝術的經驗及從哲學所吸取的這個觀念；縱令這個哲學是理想主義的，但你對於勞動黨也是能夠達到極有利的結論。這完全是確實的事實。但是「無產者」這個刊物對於我們在哲學上的全部意見之差異，必須絕對保持中立，對於讀者必須成爲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革命一派，決不可以讓作爲在職術上的行伍的多數派同志和經驗批判論或經驗一元論有一些聯繫的機會。

我讀了你的論文，並且重讀了一番。當我對波格達諾夫表示我反對發刊你這篇論文的時候，這位先生竟像風雷不測般地不高興了。分裂的氛圍氣很明顯地由是醞釀起來了。昨天「社」我們編輯局的三人組舉行了一個特別會議，評議這個問題。在這時候，我們忽然發現了「新時代」雜誌裏面登載一篇侮辱我們的最劣的論文，我們便由這篇論文而獲得和諷的機

會。在『新時代』第二號，有一位無名氏的譯者發表了波格達諾夫對麥哈的論文，在他的序言中竟提出一種愚見，他說普列哈諾夫和波格達諾夫兩人的意見之相左畢竟是暗示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多數派和少數派間的派別的意見懸殊之傾向〔註13〕。由這篇序文——執筆者到底是男性抑是女性、總之是一個愚劣的記者——他就把我們再團結起來了。我們立即一致決議，在『無產者』的下一期，必須無條件地發表我們的中立宣言。這個決議對於我在『論麻』發表後的意見是極相吻合的。宣言已經起草了，全體一致地通過了，決定在明天『無產者』的第二十一號發表，出版後當即寄給你一份〔註14〕。

但是，關於你的論文，我們決定把這個問題延期，寫了三封信寄給你——『無產者』編輯人三名，各寫一封——說明事情的全部內容，並且我和波格達諾夫決定提早出發赴貴地和你相晤。

我想，你一定也接到了波格達諾夫和第三個編輯人都布羅文斯基——他曾有一次和你通過信——的函件吧。

我深信必須將我本人的意見毫不隱瞞地向你說明。關於哲學的問題，在多數派之間，無論有怎樣的爭執，在目前是必須完全避免的。但是，若認為將因此問題而分裂，那是愚不可

及的見解。我們在勞動黨內爲達成一定的戰術而作成了一個同盟。截至今日爲止，我們間的意見是並無歧異地進行着這個戰術，也達成着這個戰術。（唯在第三會議的杯葛（Boycott）的時候，曾有一次的意見紛歧而已【註15】。）但是第一，這個意見紛歧並不至於暗示我們將趨於分裂那樣的嚴重程度；第二，這個意見之相左並不是即等於唯物論者與麥哈主義者間的意見之差異；因爲例如麥哈主義者之巴薩羅夫也和我同樣反對杯葛，他也曾就這個問題發表過言論（在『無產者』上面曾揭載他的長篇大論【註16】）。

如果因爲唯物論或麥哈主義等的論爭，在勞動黨內竟妨害了實行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戰術的事業，那真是最愚劣不過的了。我們雖則爲哲學而鬥爭，但是『無產者』和黨內分派的多數派同志必須止於能夠避免這個影響的程度，這是完全可能的，我敢斷言。

我想，在那時候，你必須協助我們。不過，你在文藝批評，時事評論，藝術創作及其他中立的（即與哲學毫無關係的）問題方面，必能爲『無產者』執筆而協助我們。反之，你那篇論文若具有防止分裂或限制新發的論爭的意義，那末，你就應該加以修正。縱令是間接的，凡與波格達諾夫的哲學有關係的言論全部，你應當收回成命，可將該論文向其他刊物寄稿；幸得除『無產者』之外，你尚有充分可能投稿的地方。其餘與波格達諾夫的哲學無關的

全部——其實你的論文的大部分是與他的哲學無關的——可以寫成種種論文寄來「無產者」發表。假如你本身取另一種態度，例如拒絕修改論文或對「無產者」拒絕寫稿，那末必然將不可避免地使多數派同志間的軋轢更趨激烈，新發的論爭的限制也將更加困難，俄國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緊急的事業——在實際上及政治上必然的事業也將為之削弱吧。

以上是我的見解。我已經把我所想的完全寫在這封信裏面了。現在祇等候着你的回答。

今天，我們商量到你那邊去看你，但是最快也得在一星期之後，恐怕事實上要延期到二星期之後吧。

我和你熱烈地握手！

八年二月廿五日，列寧啓

第六信

親愛的 A·M·君！

許久不見你的來信了。

我們的旅行又一再延期。目前的主要障礙是尙未接到從布魯塞爾（比利時首都）寄來的通告。在瑪邊的友人羅信來給我，在布魯塞爾本部（國際社會主義者）的會議正在等候我前往出席。我已經去信問那邊的秘書，應當何時首途（因為又必須赴意大利），但是，我還沒有接到那邊的覆音。

總之，布魯塞爾方面的事是不可錯過的。

你收到了「無產者」沒有？關於它的意見如何？盧那卡爾斯基近况怎樣？他竟拒絕寫關於「國際共產」的論文，誠爲可惜。我們的第三位編輯人是都布羅文斯基。你和盧那卡爾斯基對於「無產者」有何意見？希望告知我們。

親你好！

一九〇八年三月「註」，列寧啓

第七信

親愛的 A·M·君！

赴尊區旅行總未得如願，豈不懊惱！布魯塞爾那邊的回音總算收到了。在這方面似無何等障礙了。不過，我經濟拮据，也無餘暇，又不能置報紙於不顧。

聽見你飼養着一隻山羊，並且證實了這並非虛語，由是可想見你心情愉快，頭腦明敏而生活也極舒適。不過，在我們這邊却無此情趣。波格達諾夫和我之間又有多少論爭了。我出於自身的哲學的感情，對於報章作了一番的突擊；今天讀了某經驗批判論者的文章，覺得牠是俗劣得令人作嘔，明天對於其他的論者又不免斥他為等於市儈。所以都布羅文斯基對我的態度也表示不滿，他批判我對「無產者」的突擊態度，也是勢所難免。總之，一切未能滿意進行。

你想，除此又有何辦法可想。到了某一時期自可分曉吧。

假如，對於你的偉大工作無甚妨害，能夠為「無產者」寫點文章就再好不過。

我和你握手。盧那卡爾斯基及尊夫人處代為致意不另。

八年三月十六日，列寧啓

第八信

親愛的 A·M·君！

我收到了你的評論我和麥哈主義者論爭的信了。我很能了解，並且十分尊重你的心情，但有必須申明的是：我從聖彼得堡友人那邊也收到了同樣的信，不過，我衷心確信你的見解是錯誤的。

你必須明瞭，也應當明瞭：凡屬黨員一經達到了確認某種學說的二重三重的謬誤和有害性的時候，就應當向着這學說加以突擊，這是黨員的義務。如果我無條件地不相信他們的著作——從 A 至 Z，從葉至根以至麥哈和阿威那利烏斯——為完全無意義的，有害的，市儈的，僧侶臭的作品；那末我也不至於發出何等的呼聲了吧。（等到我知道了巴薩羅夫和波格達諾夫一派的知識的來源之後，我更確信我的反對的呼聲是與日俱增的。）普列哈諾夫比較

他們，在本質上完全是正確的。不過他並不想以哲學的纖細眩示大眾，也許他是不知道使用具體的明細的容易理解的說明方法或不欲採用這種方法，也許他是過於採取學究的態度（不易接近羣衆的意思——譯註）。若以我過去一貫的作風，無論付出怎樣的代價，必須採用具體而明細的方法去說明它。

不過，對於這件爭論，實在談不到什麼「調停」，是不是，A·M·君？僅僅提及所謂調停，已經很可笑了。鬥爭是絕對地不可避免的了。黨員們必須互相接續着去努力，切不可猶豫或迴避，必須實際地努力，使黨的工作不因此而陷於困難。你也要注意這一點。俄國多數派十分之九以上也在這一點上將爲你的後援，並且也將爲這件事情對你表示充分的感謝。

那末，應當怎樣做法呢？「中立」麼？否，在這個問題上面，中立是不可能存在的，也不至於存在吧。縱令它可能成爲問題（中立與否之意——譯註），最多，也是在有條件的意義上，換句話說，必須使這個全軀軀和黨本身隔離。在過去，你在黨的刊物以外是取第三者的態度而執筆，今後仍盼望你保持這種態度。不過，關於黨，希望你最近快點自動地決定同意與否，不受任何拘束，不被捲入旋渦，也不受任何強制；總之必須使內訌改變爲慢性的，無氣力的並且是漸趨消滅於無形的。

因為有上述的理由，我反對將任何哲學都揭載在雜誌〔註1〕上，所以我也覺悟着：一任他們對我有何實質，他們那些人自己尙未開口便打算先禁止他人發言。所以，你祇要有一次冷靜地把這個問題加以考慮就得了。

關於發表哲學的雜誌第一號有批判巴羅羅夫，波格達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的二篇論文，其中是我的一篇文章，我的這篇文章主旨是批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輪廓」祇是塔爾查埃夫的哲學，僧侶的漫談吧了。

第二號揭載有第三次波格達諾夫，巴羅羅夫，盧那卡爾斯基三人對普列哈諾夫及列寧表示憤慨的三篇論文。我也有一篇文章，從某一方面證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輪廓」確是僧侶的漫談。

第三號祇是叫囂和怒罵！

我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輪廓」，起碼可寫半打乃至一打的論文，對於各作者及他們的見解各方面也可以各寫一篇評論。但是，今後能夠繼續寫一直寫下去嗎？寫到無論任何時候？結果祇是無終結的互相譁罵及憤激的譁罵，甚至使分發至於不可避免的撞地吧？結果，對於黨的一個決定都不附以一點義務吧，必須試作一決議，並對這決議實有所覺悟，最後，

用投票方法以一個「討論」作一結束吧。

你如果擔心會分裂，你就要完全從根本上加以考慮。實行家祇當這種「鬥爭」等於翻閱書籍一種工作麼？豈無更好的方法？所以在黨的機關刊物以外，希望你按照過去的作風，取第三者的態度而執筆，以旁觀者的地位取商討的態度為宜；那末，黨的問題可以稍等一些時日。假定說如果能夠減消不可避免的憤慨的可能性，我認為最好只有取這種態度去寫你的文章。

你在文章裏面說：「少數派的人們將在這個鬥爭上賺取利益吧」。（即為少數派所乘，認多數派內部因哲學問題而分化即等於少數派之勝利）。這是你的錯誤，根本上的錯誤！A·M·君！假定多數派分派若不能和這三名的多數派同志的哲學隔離，少數派才是真正地獲得最大的勝利呢！到那時候，他們也贏得最後的勝利。假如讓哲學上的內訌在黨外另取一條途徑，屆時，少數派結局將受政策的限制，由是，他們唯有死亡。

所以我說：必須使內訌與黨相隔離。不過，若令有意氣的他們嘗試這種「隔離」，確實不免有多少困難，也有相當的痛苦，必須經過若干時期，並且需要小心謹慎的同志去做。在這方面唯有實行家才有協助的能力。你必須在這方面加以援助——這是一種「心理學」，也

是你發揮才能的舞台。關於這點，我深信你必然能夠多多加以援助——當然，你讀了我批判「翰那」的論文之後，假如你不至於像我對他們那樣憤慨地對我憤慨，關於雜誌，你就須對這件事，深加考慮，並且立即給我一封回信。

我們縱令一同動身〔註？〕前來看你，是否能夠奏效，目前我尚懷疑。徒傷腦筋，究有何益？那是等於長期的訣別了……結局，非經一番爭論不能了結。關於雜誌的事情，不必作拖泥帶水的商議，徒拘形式而無實效的會議也是不需要的，最好是儘可能地把它簡單解決吧。關於這些問題，祇是因爲須和你商酌，所以向你提示。

尊夫人處代致意。我已經決定赴加布里，並且擬攜內子回來。不過我之奉訪是和哲學上的論爭毫無關係的。

我和你熱烈地握手！

附言：附呈關於你那方面的一番探的重要報告（關於此報告，無文獻可查——譯註）。

八年三月廿四日，列寧啓

第九信

你何以久不來信，A·M·君？前好些時，你不是來信說：你的巨篇大著已經殺青了麼？並且說要寫『無產者』選稿。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寫了來呢？可否寫點批評託爾斯泰或其他作家的小品文章寄來？有這樣的心情否？請你快點動筆吧。

波格達諾夫已經動身向你那邊去了。我不能置報章於不顧，對於所有工作也放不下手。不過，也只是延期吧了。總之，我是一定來看你的。

你覺得『無產者』內容怎樣？我確實是過於敷衍塞責了。我對於自己所辦的報章，從來就沒有這樣地怠慢過。我整日都是在閱讀那些可鄙的麥哈主義者的文章，所以對自己報章的論文，有些難於相信地那樣草率了。

尊夫人處希代問好，我將乘着馬車來拜望她（在那時代，馬車是高貴的乘物——譯註）。

再者，請致意盧那卡爾斯基，也替『無產者』寫點文章，可採用哲學的論調，對我稍事嚴格的批判，就這樣地幫忙『無產者』吧。

八年四月一日〔註1〕列寧啓

第十信

親愛的 A·M·君！

本日接到你的來信了。我今立即回信給你。這次旅行對於我是有害無益的。（因為波格達諾夫先到了那邊，列寧不想去參加他們間的關於哲學的論爭——譯註）。我不能，也不想和那些企圖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和宗教之合流」而說教的人們交談。那本小冊子〔註1〕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雖則不得已而論爭，但是徒傷腦筋，實愚不可及。應當將哲學和黨的事項劃開，因為對 B·Z·〔註2〕的決議是負有義務的。

我已經將可能考慮及的最正式的宣戰布告文附梓了。目前，「外交」是再用不着了——當然，我並沒有惡意去批評這外交，而是在善意上。

你那方面的「良好」外交，A·M·君，（縱令你對上帝並未改宗），也必須使我們的共同的（包括我在裏面）事件和哲學相隔離。（革命必須與哲學的論爭分開——譯註）。

目前也不致發生關於哲學以外的事情而加以議論吧。（列寧認為到意大利去還是和同志

作哲學上的爭論——譯註）。縱令有哲學以外一類的商談，那是太不自然的了。不過，若果有其他的商談，那一定不是哲學的而應當是關於「無產者」的。假定目前，關於「無產者」，有和你商談的必要，我亦可以動身來看你。（我所需旅費是否能夠籌措，尙未可知，現在却有種種困難）。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我縱令來看你，也是以不談那些「哲學與宗教」為條件。

等到我本身比較自由，工作又能夠告一段落，那末一定到你那邊去和你碰頭吧（註3）。尊夫人處代致意，她不至於為上帝之友吧（即信仰舊教之意——譯註），怎麼樣？

八年四月十六日，列寧啓

第十一信

親愛的 A·M·君！

接到賢伉儷來電，今天或明晨當作回電，謝未能如命前來。我今再向你申明——將關於哲學的著述家之爭和黨的事項混為一談，無論如何是絕對不容許的。我已經寫信給盧那卡爾斯基了，表示同樣的意見。為避免由「我之拒絕旅行」而發生的一切誤解和謠測，我對於全

體同志也再三作同樣的中明。我們對於黨的工作，今後也和從前一樣，必須共同努力。我們問，無論任何同志對於在革命時代進行中及已經進行過的政策，決不後悔；對於黨，必須擁護及達成這個政策，這是我們的義務。我們唯有全體一致才有可能担負這個任務，並且對於『無產者』及黨的工作也必須這樣做。

假定在這時期中，竟有A和B兩同志爲哲學的問題而互相攻訐，我們就應當把這個問題和黨的問題隔離；因爲要這樣才不致妨害工作，我們必須這樣地做！

我切盼你和諸同志，不要誤解了我拒絕奉訪的意思，並且希望你們原諒。我實在是因爲全體的情勢和編輯工作而無法分身。

我和你們熱烈的握手。

再者，我們等候着盧那卡爾斯基答應我們的關於羅馬的罷工的論文，希望他早日寄來；並期待着全體作家爲我們的『無產者』協力。俄國人對於『無產者』內容頗不滿意，我們全體要對他們負責。

波格達諾夫必須熱心地去努力籌款。在俄國裏面因缺乏經費，有點騷然不安起來了。

【註1】

八年四月十九日，列寧啓

第十二信

中國人民

親愛的 A·M·君！

好容易今天才從波托基那君手中接到吾伉儷的來信。今請你注意：你可以寫信給我個人（巴黎第十四區，第四分區，雷馬利路四號烏里耶諾夫收），也可以寫信給黨部——將信用二個信封封入一大信封內——裏面寫列寧親展，較為安全（巴黎第十四區都魯勒安街一一〇號科託利阿連科君收）。

你需要的文獻，打算明天即付郵寄呈。

我批判過你？讓我想想看，在那一種刊物上呢？我想，大概是『討論報』第一號（中央機關報發行的）吧。『非』。我找出來寄給你看吧。至於告訴你的那些人在當時雖然說了有其他的話，我此時也不復記憶了。除此之外，近來什麼也沒有寫了。

這回有所謂『合併』的問題，你來信問：『到底是事實，還是逸話』。關於這件事必須詳細地加以說明：因為我相信在這件事情裏面，有某些部分是逸話的（其實是瑣碎的），有

些部分倒是誠摯的。

引導「黨的合併」的素因確是誠摯的：即在理念的方面是從社會民主主義裏面清算解黨派的騷擾及召還派（*Ostrosiani*）；在實際方面是黨及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上有須顧忌的困難狀態和在勞動者間，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新型已經成熟了。

中央委員會〔註2〕的總會方面（長期間的總會——繼續了三星期之久，確實令人煩惱，神經也陷於痺麻，那些可鄙的傢伙），在長期中，在大家所未意識到的這些真摯的極有力的素因之外，也加上了些殘酷的「一般妥協性」（並沒有為誰，為什麼，怎麼樣等明確的考慮）的傾向，因為這個無忌憚的理念的鬥爭，增加了對中央委員會的反感，再加上固執成見及由於希望在少數派間可能引起爭論等素因——由於這些全部素因，終於產生了瘡痍滿身的嬰兒。

因此，我們在目前極為苦惱。我們希望能夠順利進行——對這些瘡痍施行手術，剷除膿血，治療這個嬰兒而加以撫育，令其成長。

否則將發生極不幸的事情——這個嬰兒必將死亡。屆時，我們在相當期間中，將陷於無子女的悲慘狀態即是說我們從事於再建設多數派的分派（黨），由是再產生更健康的嬰兒。

少數派中的二三份子確實在真摯地努力於企圖黨的合併（完全無意識的，緩慢的，並且是動搖的，但是總算在努力着，而其主要問題是：他們不能在前面以外的方面去努力）——那就是普列哈諾夫一派，窩維特論者，勞動者等。反之，「聲一派」〔註3〕却別謀道路，故意造成混亂，企圖妨害。在他們中間作成了俄國最頑強的合法的騎牆派主義的中心（在文獻上是波托勒蘇夫及其一派，參照「我等之曙光」第二號——這算什麼東西呢？……這個波托勒蘇夫！——在實際的工作上則有美哈伊爾，羅曼，猶利伊——「聲」第十九及二十號的開信執筆者十六名）〔註4〕。

中央委員會總會是抱有全體合併的希望；可是現在「聲一派」却表示不忠實的態度。我們必須迴避這個贖贖。若不藉口舌的爭辯，毀謗，勞苦，辱罵，「沉澱層」等是無法達成的。

我們目前是沉沒在最濃厚污濁的乳酪中而苦悶。俄國中央委員會若不剷除「聲一派」這一翼……從重要部門（例如中央機關報等）將他們驅逐出去，那末，我們必須重建我們的分派（黨）吧。

普列哈諾夫在「日誌」第十一號上發表了「這個總會的評價」，這是明白地證明了他的內

衷和欲懲戒騎牆派主義的真摯企望確實戰勝了聲一派欲利用騎牆派主義者反抗多數派的微小的無聊的企圖。在這時候又發生了糾紛和混亂。但是這却使在俄國所作成的少數派的合法主義者，解黨主義者的中心感知了：真實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將不可避免地離開了他們（註b）。

其次是前進派內部的事情。在暫時之間，在這團體內部也有兩個傾向，即有（一）傾向黨，傾向馬克思主義，傾向排除麥哈主義及召選派的一羣和（二）反對上述諸傾向的一羣。爲要修正召選派及其他明明不合理的條件，黨的合併也許對於前者確實是可能使他們保持面目及給與便利而容易覓取妥協之途吧。可是，第二的潮流在他們之間是十分明顯地占着優勢。阿力辛斯基（關於政策，他真的一個尙會在夢中拉尿的小孩兒，但他是模倣着成年人做出種種譏笑的動作的頑皮童子）只是發出粗鄙而高亢的聲浪，從「討論報」的編輯及黨務學校委員會跳出去了。他們恐怕要建立他們的學校，由是再建設黨（分派）的學校，縱令說難了，還是要設立吧。萬一不幸而言中，我們又要準備爭論了，要準備使勞動者遠離他們。

因此，在聯盟裏面，「逸話的素因」即在今日也占優勢，驕心傲氣地闊步橫行，對於有聲望的教會及其他機關，有給與可被利用的間隙的形勢。據傳聞，社會革命家查爾諾夫負着社會民主主義者聯盟的責任，以「茶座裏的暴風雨」爲題材，寫成一篇戲曲「波多威爾」。

這篇「波多威爾」近來就在移住地的（容易受煽動的）團體間上演（註6）。

在這種逸話的素因中，在這種爭吵中，在這種勞苦中，在這種沉澱的渣滓中，靜止着不動是最可鄙的事；祇是緘默着注視這一切現象的人也是可鄙的。不過，事實上確難免陷入於這種情勢中。「移住」（亡命）在今日較之革命以前，實受着數百倍的壓迫。移住和論爭也是不可分離的。

不過，這個論爭遲早將會停止吧，但是它的十分之九以上仍將殘留於外國吧。論爭祇是一個附屬物而已。反之，黨的發展，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的發展將突破如今日的現狀所示一切惡魔的阻難而前進。從社會民主黨裏面清算這個危險的「偏差」，解黨派及召還派；一刻也不容息肩地向前進，前進；在聯盟的範圍內比從前也有高度的進展了。對於召還派，我們在總會上總算把他們在理念上解決了。關於解黨派在那時候却無何等的決定。因為少數派那些人在許久之間頗能忍耐着成功了穩藏他們的謠言的政策。不過現在却完全暴露出來了，今日才完全透視了他們的一切。我想，現在正是我們可以打破它的時機——我們也一定可能達到這個目的吧。

其次，這次的清算不僅完全是理念的任務，誠如波托勃蘇夫——他在那個委員會上，像

少數派的人參加『前進派』一樣，參加了麥哈主義者一派——所云：不僅是限於『文獻』而已。其實這次的清算正是和勞動運動的核心不能分離，這個運動正面臨着像今日的困難時期；要學習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作的本質，並且須藉否定而學習，藉否定解黨派及召還派而進行這個學習，不過，只有那個托洛茨基是在想像着：『人們是可能避免這個否定，這個否定是無用的，和勞動者無關係的，解黨派及召還派的問題不是從生活發生的而是由惡劣的論爭者的報章所促成的。』

我曾觀察從八十年末期至九十年初期間的新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困難的長成，並且可以想像到：那些毫無經驗的人們冷望着現在的困難的生長，是如何焦急的情形。當時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僅有數人，或較我所記憶的尤少。今日却增加至數百以至數千了。因此，在危機上再加危機。社會民主主義在它的全體上必須以堂皇冠冕的態度忍耐着前進，戰勝一切危機。

再會！

十年四月十一日，列寧啓

第十三信

數日前，我寫了一封信寄給你，並寄呈『勞動者新聞』〔註1〕。在那封信中，我會約你於來年夏期〔註2〕會晤，並詢問你從前答應了爲我寫的那個雜誌到底怎樣了。

今日，我在里埃芝（Lige）看見了『世界』這個刊物——藉阿姆菲德阿托羅夫的最接近，並且是『例外的協力』（在裏面是這樣地印刷着！在文法上是完全不聰明的，不過也因此而更有它的場面，也具有更多的意義）；同時也藉你的不斷的努力而發行的刊物的廣告。

這是什麼一種刊物呢？包括『政治，科學，歷史，公共生活』等各部門的『大月刊雜誌』——和那些欲聚集美文學的精華於一爐的雜誌書籍完全不同。這樣的雜誌必然具有完全一定的眞實的可能嚴格奉行的主義；否則它一定會使得社會一般人士對它本身及協力者加以諷笑吧。『西歐的使者』這個刊物抱有一個主義——雖屬惡劣的軟弱無能的，但總算具有一定要素，包括：可能適用於某市民階層及教授，官吏等『外說堂堂』的（若加以更適切的說明是企圖裝着外觀堂堂品學兼優的）自由主義者，即所謂知識份子（Intelligentsia）之某。

範圍的一個主義。「俄國思想」這刊物也具有一個主義——那是最可鄙的，總之是反革命的自由主義的，布爾喬亞（資產階級）所最適用的主義！『俄國富財』這刊物也具有一個主義，那是『人民意志派』，『立憲民主派』（註8）的意義，總而言之是在數十年間適用於某一人口階層而固守其方針的一個主義。『今日的世界』這個刊物也具有一個主義——有時是少數派的立憲民主主義（目前是表示着少數派主義的傾向），但總算是一個主義。若無主義的雜誌是不合理，無意義，不體面而且有害的。不過，阿媽菲德阿托羅夫的『例外的協力』到底保有着怎樣的主義呢（註4）？如果也可能給與主義的名稱，那末，恐怕不是羅巴丁（註5）吧；並且據傳說，也得到加查羅夫斯基（註6）的協力（即在報章上也登載過了），如確屬事實，那已經是一個主義，不過是極愚劣的社會革命派的一主義吧了。

我們在今夏會談的時候，我關於『懺悔』（註7），寫了頗傷腦筋的信，當我提及要和當時發見的麥哈主義者分離，結局尙未能驅逐他們的時候，你便回答說『那是做得太笨了！』於是又責備我沒有去訪問加布里的學校（註8），而且你說：麥哈主義者及召還派的叛離，根本上是一大錯誤，用不着爲它傷腦筋及煩惱。當想及這些話，此時，我並不猶豫，也無須再加何等的考究，決心寫信給你，回憶着種種談話的印象而執筆。

我認爲由阿姆菲德阿托羅夫的「例外的葛力」所產生的一厚冊政治經濟雜誌，較之特殊的麥哈主義的名還減，更爲惡劣。關於這個分派在過去及現在的最壞的一點便是：「雖則領導着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的潮流，但是不說明它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裂隙。」結果祇是引起混亂吧了。

阿姆菲德阿托羅夫的雜誌（他的「赤旗」註）在最適切的時期就廢刊了，這是再好不過的）是一個政治的行動，也是政治的企圖，不過因爲它帶着一般的左傾性，所以在政策上並不充分；又自一九〇五年以後，並不闡明對於馬克思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的關係而欲嚴格地論政策是不可能，也是不可能加以思考的。他們是缺乏這種意識。

尊夫人總代致敬禮。

十年十一月廿二日，列寧啓

第十四信

親愛的 A·M·君！

在許久之前，我就想給你寫回信，不幸因爲在這邊發生了不睦的爭辯「[註]」，（這些傢伙應入地獄，真是無聊的人）日趨激烈。所以總是失却了寫信的機會。

「[註]」那個有名的托洛茨基利用「聲一派」的協力者和前進黨向着我動員了。這簡直是戰爭！總之，我是僅向你訴說而已。

比什麼還重要的，第一，趁尚未忘記的時候，要向你報告的是：托利軍和約爾丹尼亞，拉美什威利兩人一同被捕了「[註1]」。這是實在的事情。那樣優秀的青年，真是可惜，他是一個革命家。

關於「世界」這個刊物，我今日在里埃芝閱讀了它的第一卷的內容，可鄙，可鄙！例如沃多沃蘇夫之論模羅采夫，科羅森之論美哈伊（羅夫斯基）及羅巴丁寫的「不屬於我們」等論文；這些不是極可鄙的文章麼？他們似乎也在把你當做嘲笑的對象，例如「論現實主義，論德模克拉西，論能動性。」

你以爲這些是優秀的文章麼？其實是最劣的文字，從我國的立憲民主派，埃塞爾教徒（社會革命派）開始而至這個地方（指法國）的白里安，梅爾蘭，英國的勞合喬治等人，即世界上所有的布爾喬亞的老狐狸所愛用的文字吧了。和他們的文章醜劣，內容空洞同樣，他

們所標榜的社會革命派的，立憲民主派的內容也不過如是如是，並不高明。

關於託爾斯泰，你說：要偽善者及化妝師才當他是神聖的象徵；我完全贊成你的意見。普列哈諾夫也對自信及追隨託爾斯泰的人們表示憤慨。在這一點，我們是一致的。因此，他在Z·O·（黨的中央機關報第二號）〔註2〕上面發表了攻擊『我等之曙光』。我則在『思想』上發表同樣的文章。（今天第一號已經寄到了，希望爲我們慶祝——我們的小型報，在莫斯科發刊的馬克思主義新聞。這確是今日我們同志間的欣慰）〔註3〕。『星』第一號（二月十六日由S·P·B——多數派社會黨發行）裏面也載有普列哈諾夫的優美的小品文章，但由編者附加有極有趣的注意，因此，我們攻擊了這個編輯部〔註4〕。

那大概是約爾丹斯基和布爾埃威芝的考案吧。但是，『世界』這刊物對於託爾斯泰的小說及宗教，又能夠有什麼了不起的見解呢？沃多沃蘇夫和羅巴丁兩人麼？他們祇是在寫消閒的笑話吧了。

開始削除學生的學籍固然不是一件好事情，不過，對於託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無政府主義，人民意志及宗教等過於重視，也是不妥當的。

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國際的政策上之妄想計劃，我認爲你是錯誤的。修正派從許久以前

就這樣地主張，他們說：殖民政策是進步的，那是等於鞏固資本主義，所以認為：對貧瘠及殘忍的譴責是見解失當，因為若沒有『這些特性』，所以資本就變為『無手』的動物了。這是他們的主張。

萬一，社會民主主義者對於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外，似乎尚有一個救濟吧。因為說了不靠資本主義的發展，便認為是妄想的可悲的事吧。但是我們却不作如是看法。我們要這樣說：資本將噬盡了你們，噬盡波斯人，噬盡一切，噬到你們滅亡吧；這確是事實！（當時帝俄欲在波斯投資建設鐵路——譯註）。我們切不可忘記補充着說明：在資本的成長之外，再沒有可能戰勝它的保證。

馬克思主義者們並不攻擊任何反動的政策，例如託辣斯的禁止，限制交易等等。不僅如此，並且一任各人自由做他們所想到那事情，讓科美阿科夫及其一派去自由行動好了。若想建設橫斷波斯的鐵路，可以派遣利亞科夫斯——馬克思主義者的工作是在勞動者的眼前，剝去他們的假面（註5）。『它將噬盡你們，噬盡了你們吧，絞斷你們的頭顱，絞殺了你們吧。希望保護你們自身！』

藉無產階級的組織，為無產階級鬥爭而擁護自由，由是進行的反抗『殖民政策及國際的

掠奪」，決不會妨礙資本主義的發展，反可以促進它的發展；因為這一切工作可能產生比資本主義更精練的更技術的高級手段。右兩極的資本主義：有黑色白人國，十月黨的資本主義；又有人民意志的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德謨克拉西的「能動的」資本主義）。跟着我們在勞動者面前證實了資本主義的貧婪及殘忍性，第一種資本主義將逐漸趨於崩壞而愈加難於避免地向着第二種資本主義過渡。所以，在我們，是最好的機會，無產階級的好機會。

大概你也會這樣想吧：我不是前後相矛盾麼？在本信前而指摘「現實主義，德謨克拉西，能動性」為錯誤，此刻又稱讚它們？其實，關於這一點，毫無矛盾，在無產階級是不利的，但是在資產階級是最好不過的。

德國人的「社會主義月刊」，是典型的騎牆派主義雜誌，在這本刊物上，錫培爾及培隆斯坦諸君就於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國際政策，在大事宣傳。他們說：這個政策，結局明明是「深情人的歎息」。這是騎牆派主義者的騙子的把戲；你以為對嗎？你如果對國際政策感着興趣，可向那波里購得這個月刊，試翻譯他們的論文看看。在意大利也確有這樣的騎牆派主義者——不過沒有馬克思主義者，這是意大利的不幸。

國際的無產階級對資本加以二重的重壓，把十月黨的資本轉變為德謨克拉西的資本，由

是從它本身驅逐十月黨的資本至於野外。這些過程是積聚資本的基礎，使它日益與死亡爲隣。在西歐，差不多早就完全沒有十月黨的資本主義，幾乎全部是德謨克拉西的資本。十月黨的資本由英，法兩國搬到德國和亞洲來了。俄國革命和亞洲革命是在驅逐十月黨的資本，而代之以德謨克拉西的資本的鬥爭。德謨克拉西的資本是最後的分鏡，往後便無法前進了，所以就達到了它的末日。（十月黨是一九〇五年十月三十日由俄皇的勅諭，爲支持憲法而聯合的進步派保守黨——譯註）。

你對於「星」和「思想」兩刊物的感想如何？我以爲前者並無色彩，但是後者完全屬於我們的，它使我抱有無窮的歡慰，不過，恐怕不能長久維持吧。〔註6〕

怎麼樣？我寫的關於農業問題的書，你不能代交「知識」出版社發行嗎？〔註7〕。請你向普耶托尼茨基作一次的交涉何如？我很想找一個善我出版的人，不幸的是找不着。這真是令人悚然。

我讀了你所寫最後的「注意」：「我的手發抖，憔悴」，不免感着憤慨。那些加布里的守財奴！總之，太豈有此理了！譬如我們尙且備有蒸汽防禦設備，頗覺溫暖。你竟手顫而憔悴！你必須有一番的反抗才行！

祝你好！

再者，我接到了由波羅尼亞寄來的參觀學校的招待券（二十名工人的）。但是，我回信謝絕了他們的招待。因為我不願意和前進派那些人晤面。我們要把工人們再搬回到這裏來。

【註 8】

十一年一月三日，列寧啓

第十五信【註 1】

親愛的 A·M·君！

近來身體如何？尊夫人來信說：你反覆地咳嗽不止。我豫祝你能早日恢復健康。

我們因為「思想」這個刊物而告失敗了。在「里埃芝」及其他的報章上，你諒早知道了是怎麼一回事吧。我們想把它搬到聖彼得堡，必須重新做起。可是，我們並沒有一個合法的可靠的人。

如果你同情於「思想」，能不能援助我們呢？如果你沒有辦法；那末，普耶托尼茨基

【註2】也許可能幫助我們吧。實際的情形是這樣的：我們在日前連發行小型報那樣的刊物的資金都無力籌措（當然，我們對全體投稿人都是無稿酬的，對於外來稿件祇是以每頁二十盧布的謝儀為條件。當然這是過於菲薄了，尙希原宥）。因此，在目前祇以技術的援助為最必要，我們祇想找到一個無須他出資金而代發行雜誌的發行人。所以我們也極嚴格地考慮到合法的事情，對於發行人，編輯秘書及發行部幹事，都不讓他們會觸犯絲毫的危險，而給與他們有這種（隨機應變的）權利。由第一號至第四號因為沒有碰着司法機關的詭計，所以能夠照常發行。但是到了第五號就因為考茨基的文章而被沒收了！這明明是他們的詭謀。考茨基寫得出怎樣的非合法的文章呢？

布耶托尼茨基或其他某人能否為這種不會冒險的事業而援助我們呢？

如果不能找到發行人，能否代覓一位秘書，印刷兼發行，每月酬薪俸五十盧布，合法的職員一人？但必須真正的小心謹慎的人，唯此而已。我們這邊是沒有一位合法的人——除勞動工人（不屬於這種工作）之外——這確是我們的不幸。

第二件事情是最近考茨基批評馬斯洛夫的論文之翻譯【註3】，稿酬已經支付過了，是合法的，也是極必要的文章。因為馬斯洛夫詐欺了多數的人，並且欺騙了俄國的讀者。這是在

印刷上三版乃至五版的長篇論文，能不能代發行呢？但不能再支稿費（因為這篇譯稿已經支付過了稿費），僅支付印刷紙張費何如？我以為普耶托尼茨基最適宜於做這種工作（或有其他適任者亦可），你看如何？

第三件事情是那哈姆契斯因爲和社會民主主義分派的關係，從聖彼得堡被驅逐出來了，他是必須到這邊來的人物了（又稱尼夫蘇洛夫或斯特克洛夫，他是一個優秀的作家，寫有關於齊爾尼塞夫斯基的評論），他現在急於找尋工作。又培亞利的「北極探險記」(La découverte du Pole Nord)有可代發行的地方嗎？他要求我拜託你幫忙。他說：這部書一定有很好的銷路。

關於「計劃」，你有什么麼新的意見？請來信告訴我。對於我們的學校的勞動者們，也請你給他們一個回信，他們都是很好的青年。其中一位是個詩人，但是他很可憐——雖能夠寫詩，但是沒有人教他，幫助他，指導他及做他的商談者。

再會吧。

關於培亞利所著「北極探險記」，在巴黎出版的——有美麗的插圖，鉛印本，在這邊，價廉，易購。此書都四萬頁，印刷全版約十五版。因爲我恰好在斯特克洛夫寓裏，他詳細地

把這書的內容告訴我了。

一九二一年四月，列寧啓

第十六信

親愛的 A·M·君！

我剛接到波勒塔埃夫〔註 1〕的信。他在信中特別告訴我：『我收到高爾基的信了。他說：他曾對 N·E·〔註 2〕提議爲了完成某機關的聯盟計劃的目的，要到外國去一趟，並且申明關於這件事，他也會對你及少數派的 M 君（我認定是馬爾托夫）商量過了。』

波勒塔埃夫並且附加申明：『N·E·（約爾丹斯基）對於這個計劃，恐怕他毫無用處，並且在最近期內，某人必須出發前往，所謂某人當然是另有其人。柏克羅夫斯基〔註 3〕恐怕不容易前往吧。』

我讀了波勒塔埃夫的信之後，感着一種恐怖的支配——的確，我是抱着一種恐怖。

我早已經向你說明了，我們是絕對不希望和馬爾托夫一類的少數派人物結成聯盟的。若

爲這個毫無希望的計劃而發起「會議」——結局祇是暴露自己的恥辱罷了（我個人是決不願意和馬爾托夫等人共同開評議會的）。

按波勒塔埃夫的信爲判斷，可以預測議會分派（註4）的參加。這有什麼必要呢？如果是因爲關於雜誌的事——議會分派是毫無關係的。又若是爲報章的事，我們和「星報」是十分地無法調和的，切勿忘記將更增加雙方的不睦。他們是毫無主義，我們害怕和他們相提攜，同時也害怕和解黨派提攜，他們是躊躇逡巡，徘徊無定。

若以普列哈諾夫和我們，加上議會分派而作成聯盟，那末，恐怕普列哈諾夫將佔優勢，因爲在議會分派內，少數派確實佔着優勢。讓普列哈諾夫占了優勢。果然是有希望而合理的現象麼？

我十分擔憂約爾丹斯基不能適任於這個計劃（因爲他有他自己的雜誌，他若參加這個計劃，縱令不加妨害，也會將使這計劃歸併於他自己的雜誌，由是將更加陷於所謂半自由主義的精神的指導吧）。

爲預防失望，喪失及滅除無希望的爭執，故對「聯盟」必須極爲慎重。今日並非聯盟之時，而必須分離，這是千萬萬確的事實！如果有適當的雜誌或報章的發行人，你可以個人資

格和他訂立契約（最好不需要契約，祇使他接受報酬）。反之，所謂「會議」只是無聊的口舌之爭，實際是以空談告終結吧了。

我今把這些事情告訴你，並且是最後一次，因為不想再使你為這件事而徒費時間及神經。我本人自一九〇八——一九一一年間的痛苦的經驗以來，深知「聯盟」在今日是不可能。在我們之間，關於「思想」，例如普列哈諾夫即常抱不滿——他對我所寫的論罷工及批判波多勃魯夫的文章（註8）即表示不滿意。因為他以為我是侮辱了「他」。其實我們是想把「思想」整頓，總在某一時期可以和普列哈諾夫同事，也必須和他同事；不過形式的聯盟或會議實在是為期尚早，而且一切是可能有害的。

你決不可為「會議」而焦急！

在我們之間，的確聽見了「關於全部社會民主主義機關報的聯合」，斯托利賓既向各方發出通告，這像是真實的事情了。第四會議即將來臨，恐怕將有十倍堅韌的繩索把它束縛得喘不過氣來吧。

合法的可能性在最近很明顯地是愈趨減小。我們必須固持非合法的工作。

據尊夫人來信，你完全脫離了「知識」社。然則你現在完全和普耶托尼茨基分手了麼？

我的前一封信所述的大概是來不及了吧〔註6〕。

視你好！

再者，巴伊（Bair）的『勞動報』（蘇勃門那取·西辛）在該地被停版了。那邊的言論根本地被剷除了。〔註7〕

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列寧啓

第十七信（一九二二年夏季前〔註1〕）

親愛的A·M·君！

今週星期六，我有暇在家。下午二時半前後最便，如何？否則在晚上也可以。

再見！

列寧啓

地址：留馬利路四號二樓（照俄國式稱爲三樓）左邊。

第十八信

親愛的A·M·君！

接讀你的信和西伯利亞人的信。我的通信住址已經不是巴黎了（末看信末）。〔註1〕

你想從那一個黨派驅逐我出去呢？我完全不明瞭——是不是想從社會革命黨驅逐我？

說笑謔說笑吧。不過，你確實有一個不良的習慣，不良的布爾喬亞的性癖——『你們也祇是在作鬥雞的遊戲罷了，』說了後，冷眼地望了望便走開了的脾氣。務請你多多讀社會革命的新文獻吧。試將『發言權』，『國外地區組織報告』和『革命思想』及『革命俄羅斯』相比較，由是再把它們和羅普辛〔註2〕及其他作品相比較。『俄國知識階級批判論文集』（韋希）〔註3〕及他們和美留科夫的爭論（所謂爭論）也可取作參考，加以研究。其次也可以參看格勃德斯克爾（這個人說：他發見了今日的俄羅斯已經無需第二革命了）等人的言論。

就上列全部，取其總體的見解，再將由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二年間的社會革命黨，托爾多威基派，『無題』派〔註4〕及立憲民主派間的意識（Ideology）潮流的總體和從前曾在社會

民主主義者內部及現在尚存在的（總有一時期，必有歷史家加以研究吧）意識，作一比較；那末，你就會明白：全部的人——如文字所示社會民主主義者以外的全體的人必將試行解釋同樣的問題——如文字所示的同樣的問題，因此，具有解黨派（*Dispartisa*）及退却的傾向的諸小團體必將脫離我黨吧。（註5）

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及社會革命黨決不能夠誠懇地去處理「大問題」，只是在試探他們的心理，玩弄外交策術而欲以折衷主義自救，他們全體在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常和內訌軋轢等相聯絡而叫號。社會民主主義和他們的差異是「社會民主主義各團體間的鬥爭是從極明確的理念的根源產生出來的」。至於他們之間是由於種種對峙，表面上似極圓滑毫無摩擦，至在內部完全是空疎的，末梢的，膚淺的。所以縱令有任何犧牲，我決不願意將社會民主主義內部的諸潮流的激烈鬥爭和那個社會革命黨一派所披裝的空疎、貧弱相交換。

尊夫人處希代問好。再會！

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列寧啓

賜教處：奧國克勞科杜威爾美尼克街二一八號

V·L·烏里耶諾夫收

附言：俄國現在受着在高漲中的革命氣氛之支配，無他，那實在是一個革命的現象。因此，我們辦了『真理日報』，這是特別出於由那些愚蠢的人們而陷於極端的爭吵的那個會議（一月中舉行的）之賜【註6】。

第十九信【註1】

親愛的 A·M·君！

你如果認為『我們的爭論是由於理念的根元到底不能一致而引起的』，在社會革命黨之間也是同樣的（立憲民主派——章希派〔俄國知識階級批判論文集派〕——也是有同一的狀態，你雖然沒有特別加以說明，但是無可磨滅的）——因而承認可能作一個改良主義的黨派（這是何等適切的用詞啊！）那末，在這時候，對解黨派，即對敵人方面，就不可以說：『你們雙方都是在鬥雞』吧。

其次，凡把握着『爭論』的理念根元的人們的工作不是參加爭論而是輔助大眾，使他們發見這個根元，並不是向著大眾，為『他們認識這種領袖們之個人的事情』而作辯護。

我們以為所謂『指導者們不寫一冊明確的書籍，也並不著作一本厚冊的書籍』為不合事理。我們已經按照自身所理解的寫了許多書物，比以前更明確的，比以前更具體的。並且我們寫了很多很多。對於『韋希』一派，對於查爾諾夫，對於羅什科夫及其他諸君，即對於這些人們，也寫了許多文章〔註②〕。（你讀過了『尼夫斯加耶·斯威斯基』〔新星？〕各號的全部沒有？）……這件事情的結果，『現在俄國內部勞動者間，有為的青年輩出，但是對外國（同志）極端憤懣』……這確是事實，但這並不是『指導者』一方面的強迫的結果，而是俄國與移住者的中心分離的結果，若加以更正確的說明，是兩者的分裂的結果。既分裂的必須把它們結合起來，徒事叱責指導者，雖則可能得一般表面的贊可，但是無益的。……『這就不要使勞動者參加會議的理由。』

在怎樣的會議呢？是不是今日由解黨派召集的會議呢？我們也想使他們停止這個會議。

關於這一點，你會有誤解嗎？〔註③〕

我想，恐怕是華沙的報章，阿姆菲特阿托羅夫參加第四議會的『杯葛』的消息，你讀過了沒有？你那邊還保存着這個記事，請寄來給我看看，讀了後當寄回給你。

波羅的海艦隊內部在醞釀着騷動！水手及社會民主黨會議派了一位特別代表委員到巴黎

來看我（這是秘密），在那邊沒有何等的組織——只有突然的怒吼。你如果對那邊的官方有點關係，你必須傾你的全力去做點某種工作。水手們間的氣焰非常高漲，鬥爭的意志也很強。不過恐怕他們將徒然犧牲，也未可卜（因為無組織——譯註）。

你在『薩普洛西·西西尼』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不見得很高明（註4）。並且那是奇怪的雜誌——是解黨派的，召退黨的，『拿希』派的……一句話，完全是毫無根柢的改良主義黨派。

你也許會問我：爲什麼住到奧國了呢？因於Z·K·（中央委員會）在這裏設有事務所（秘密），又因爲接近國境，我們可以利用，距聖彼得堡更近了，只要三天，我們就可以看到那邊的報紙；又向該市報章投稿也很容易，協力可以很便利的進行。在這裏，內部爭吵也比從前少了，這是好處。在這裏無良好的圖書館，這是壞處，沒有審讀真不方便。

尊夫人處代致意。再會。

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月，列寧啓

第二十信〔註一〕

親愛的 A·M·君！

近來我從聖彼得堡的「真理報」編輯部接到了一封信，信裏說：因為你給與他們以不斷的協助，特別感謝，所以託我代向你致意。他們打算送你每行二十五科塔克（Kopek，俄幣）的稿費。他們又怕你會不高興，頗為擔心。

我以為關於這一點，你一定不會不高興的。無論誰都不會相信你的協助將因稿酬如何而改變的。勞動者的真理日報通常是每行二科塔克，有時完全不送致稿費。一般都知道這個日報不是藉稿酬去聯絡作家們的。

不過，對勞動者報章投稿的作家，數目雖小，但是正當的酬勞，受之無愧的。（當然，必需與否又是另一問題）。真理報現在的銷售份數已經達到二萬乃至二萬五千份了。對於投稿人今後當準備都給稿費而從事穩固的經營。對投稿者全體既然都致送稿費，那末，對你亦致送酬金，又有什麼不敢可言呢？我想，他們這個申請當然不會使你不高興吧。

我深信對真理報在聖彼得堡編輯部所抱的不安完全是杞憂；而你對他們的致送稿費的申請也必然當作同志的情誼的解釋。務請你直接回信給編輯部或寫信寄我轉達也可以。

明天在聖彼得堡舉行代表委員的選舉會（勞動者評議會內的）。對解黨派的鬥爭愈見激烈。在莫斯科和加爾科夫兩地，黨員是勝利了。

你讀過了『路芝』日報嗎？對於它還能夠忍耐麼？那些無聊的東西！總之，他們是玩弄手段，佯裝對我們表示親切的幌子〔註2〕。

我看見了關於『克爾哥察爾』刊物的廣告了。那是你所發起的麼？抑或你是居於客卿的地位？

我熱烈地和你握手，祝你健康。尊夫人處代問好！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七日，列寧啓

第二十一信〔註1〕

親愛的 A·M·君！

久未得你的信了。近狀如何？身體還好？

今天收到了真理報第一八七號（預訂的一九一三年版）。報章的近况實至困難。自今夏銷路銳減之後，份數的恢復遲遲無發展，至今仍在停滯的狀態中。因此，把長年投稿的兩位作者的稿酬也停止致送了。我們的境况陷於極度的困苦了。

我們向勞動者們，努力作了一個徵求預定讀者的大運動，打算將他們的預定報費鞏固報館的基礎，並加擴張；不然，等到議會閉會後，將無地盤登載我們的論說。

希望你也參加這個徵求預定讀者的運動，並希望你能使這報章的內容豐富。但是，應當採用怎樣的形式呢？如果你有小說或其他適當的作品，那就可以預登廣告，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徵求預約讀者運動的方法。如果沒有現成的稿件——那末，請答應我於最近或一九一三年內寄些稿件來，並希望先惠函通知。最後，積極地擁護勞動者報章（預定，宣傳及籌款）等工作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希望你寫幾行致勞動者的信，也可以令人注目吧〔註2〕。

請你務必寫點文章直接寄往真理報（聖彼得堡編輯部），或寄來給我，書明烏里耶諾夫收。

恐怕不至於發生戰爭吧。我們打算暫居此地，因為想利用波蘭人對帝政之激烈的憎惡。

【註8】

解黨派的一派現在反對革命的罷工，開始加以攻擊了。他們已經達到這種情勢了。聽說他們預定一月九日實行罷工及示威運動【註9】。

關於勞動者的代表議員是最近三回（第二，第三，第四）的議會以來始有的，主要的州縣所選出來的六位代表議員全體都和黨一致合作了。事情雖有曲折，總之，在進展中。

以『思想和批判的自由』為題（採用答覆那坦桑及其一派致編輯部的信的形式），在『蘇維埃地』刊物上發表的『擁護』（羅普辛的文章），你讀過了沒有【註5】？這是比解黨派全部的人——怯懦，無紀律，奸猾而且是有系統的背叛——尤為卑劣。

我們是在『逆着潮流』而戰爭……為大眾間的革命運動計，我們現在必須和極多數的『也算是革命家』鬥爭……。在勞動大眾之間，無疑地是有革命的空氣。但是，一個具有革命的意識的新民主主義的知識階層（其中也有勞動者的知識羣）是慢慢地成長起來，慢慢地進行着，一時尙未能超過我們之前吧。

對你衷心的敬禮！

有便希多惠好音。尊夫人處代致意，許久不顧他的來信了。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列寧啓

第二十二信

親愛的 A·M·君！

這次帶我送封信給你的同志是現居維阿納的托洛耶諾夫斯基，他夫妻倆最近很熱心地爲「啓蒙」刊物而奔走，他籌措了若干資金。我們總算靠他的熱心和援助，得到創立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小型報章，和解黨派的叛徒們對抗。我想，你也不吝對這報章的援手吧，如何？

【註1】

再者，你收到了我論前進派的長篇信沒有？【註2】你到底怎樣加入了「路芝」刊物的呢？……那末，你豈非變爲議員們的同道人了麼？那批人，最多祇是在張着一個陷阱，恐怕不久又要逃了出去的吧【註3】。

一九一三年一月廿一日，列寧啓

第二十三信〔註1〕

親愛的 A·M·君！

我把我的信送給齊阿諾夫〔註2〕，我當然沒有提出異議的任何理由。

盧那卡爾斯基的小品『恐怖和希望之間』，曾聽人說及，使我深感興趣〔註3〕。你如果不需，能不能寄來給我？如果你須保存，我也一定寄回與你。

爲莫斯科方面辦報的籌款，使我們非常高興〔註4〕。這件事當可由我們的駐莫斯科區議員三人去經手——馬利諾夫斯基，謝戈夫及斯薩摩伊羅夫；這是已經決定了的。但是，我們必須十分慎重。若不先鞏固『真理報』，在莫斯科方面，任何報章也不能着手。總之，我們在計劃着創辦『莫斯科真理報』。

請寄語齊阿諾夫，祇要會着巴達埃夫和馬利諾夫斯基，告訴他們就可以，尤其是對後者一定要告訴他。

你來信裏面特別使我感着欣慰的是下面的一段：

「這是由於俄國知識份子全體的意思和傾向是十分明瞭的了，所以有種種不同的社會主義思想，因為在根本上藉反對社會主義而相混和，其中有神祕教，有形而上學，有騎牆派主義，有改良主義，也有『人民意志』的尾巴。這些潮流是極不安定的，並且因為完全沒有攜帶他們的傳話機，所以不能以適當的明瞭程度為自己下一個定義，結果愈加危險。」

我把我最感動的詞句，特別用橫線標出，那是正如你所說的『在根本上抱着敵意』這一句。又因為他們浮動不定，所以更是如此（在根本上抱着敵意）。你不是問及斯提巴諾夫麼？他在這崩毀和動搖的時代（一九〇八——一九一一年），怎麼樣了呢？他確是一個動盪有為的青年。他希望我們和前進派和解。但是，他的這個主張正是他本人動搖的原因。

他寫了信來給我，信中說：『在俄國必須完成民主主義革命，在我國當如奧國的方式，無須流血革命當可以達成民主革命吧。』我因為他這種架空的言論，便罵了他是解黨派的一份子，他就認我為對他有惡感了。嗣後，拉林也在報章上把他本人的見解全部暴露出來了【註5】。

斯提巴諾夫因此對我們快快不快，表示反感，不再為我們寫稿，而替伊爾克茨克地方的羅什科夫的『新西伯利亞日報』撰稿。羅什科夫發見了怎樣的潮流，想你也知道了吧。你讀

了一九二一年『我等之曙光』所載維什科夫的文章和『星』上所登的我的答辯麼？〔註8〕這
個羅什科夫也是停滯在他的騎牆派主義上的人。那末，斯堤巴諾夫又怎麼樣呢？唯有上帝知
道吧。他的態度實在是極度的不安定而混亂的，我再不想叫他擔任報章的任何一欄的編輯
了。因為他究竟當走那一條道路，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而仍然在「不定地跳來跳去」。但是，他
也許是一個有用的協力者吧，換句話說，他是一個無自知之明，毫無定見的人。如果叫他主
持一欄的編輯，那末，一定會把那一個弄得「一團糟的」。〔註9〕

你說：「現在我們愈加應該有我們自己的雜誌了。可惜我們爲辦這個刊物，實在沒有充
分的能夠互相熟悉的同人。」

我却否認你這句話的後半段的意義。雜誌就是可以促進我們獲致充分的多數互相熟悉的
同人。有雜誌或其他的某一集合點即可以獲致充分的互相熟悉的多數同人。

雖則有這個集合點，但是，厚冊的雜誌並不藉外部的因素而是缺乏經費。若有資金，我
們必然馬上發行厚冊的雜誌。因爲我們的撰稿人已經有了基礎，分擔各種問題，指定崗位，
然後規則地發給稿酬；那末，一定可以集合更多的新人。

今既沒有相當的資金，我認爲只好以現有的刊物爲基礎，換句話說——先以『啓蒙』爲

基礎，不僅可以藉它作成將來的計劃，並且必須把它改造，擴大。當然，它只是網中的一小魚吧了；不過，我們要知道，第一，無論任何大事都是從小事做起；第二，一條小魚總勝過一隻螞蟥。

如果我們有了多數互相熟悉的同人，那末，愈加可以開始試辦的時候了，到了最高的時機了。

『我們愈加應該有我們自己的雜誌了』，已經有撰稿人的基礎了，方針則因有十二（或二十）年的經驗，也已經確定了；又藉最近六年的經驗，也總算決定了。我們必須在這個核心的周圍結集起來，必須把它造成功更精細的，並且加以擴張。我們必須從非合法的及『真理』着手，但是，我們並不是想長久停滯於這種狀態。你已經說過：『我們愈加應該有我們自己的雜誌了』，我也一定聽從你所說的而進行，你也必須立即就於綱領，編輯及現有撰稿人全體，作成發刊母冊雜誌的籌款計劃，抑或按照同樣計劃去着手擴大『啓蒙』，唯此而已。

我等待着你的回信，從維也納寄給你論『啓蒙』的篇，諒已收到。現在因為要保持它的安全，我們把它的一九一三年的版型縮小。你如果希望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的雜誌，就請你

助我們以一臂之力。

關於阿美尼亞的國民黨〔註8〕，我並無所聞，不過，恐怕是無稽的謠言吧。那一定是想併吞阿美尼亞的土耳其政府方面故意放出來的煙幕吧。

P. P. S.，無疑地是將投入奧國的懷抱，並且為奧國作戰〔註9〕，奧俄兩國的戰爭當然對於革命（全東歐的）是極有利的事件。不過約瑟夫（奧帝）和尼科拉（俄帝）決不會讓我們從中賺這個便宜吧。

你似在比從前頻繁地搜尋情報。好的，我知道了——但是你要回信給我，我今把（一時的秘密的）最近我們舉行的評議（我認為是非常良好的評議，並且是可能成功重要的後果）的決議案寄給你。〔註10〕

一般的批評是：這些決議案在所有種類的文獻中是最冗長的東西。但是，我是過度拘泥於決議案的人。請你告訴我：你讀了這些決議案後，能瞭解的程度如何（特別對於革命的罷工及解黨派的部分）？

大赦的風說〔註11〕在俄國內究竟掀起了怎樣不良的情狀，我一無所知。希望你來信。

N. K. 君囑筆致候。（參照第二十五信註3——譯註）

第二十四信〔註一〕

親愛的 A·M·君！

你的生活何以竟這樣的毫無紀律的呢！你是過度的用功了，也因過度疲勞而陷於神經衰弱了吧。你應該保持有規律的生活，唯有這個養生的方法！在加布里，並且是在冬季，來客較少的時期，你就該規定有秩序的生活。像你這樣地不注意你的起居而過任性的生活，大概是沒有人爲你從傍監督吧。老實說，這是不應該的，請你在生活上要振作一番。你今後應該嚴格講究衛生，真的！在目前緊張的時代，怎麼可以臥病呢？絕對不行！你大概是多在夜間工作。不過，當我在加布里的時候，妨害了你的生活上的秩序的人，祇是我一個，在我未來之前，聽說你是有早睡的習慣。無論如何，你必須多多休養，講究衛生。

托洛耶諾夫斯基夫妻那邊，我打算寫信去告訴他倆，依他倆的希望，可再作良晤。和他倆交遊實在是愉快不過。他倆都是好人。在工作上，我們雖未十分認識他倆，不過，至今天爲止，據我所知，關於他倆的一切都是令人敬佩的。並且他有資產。他們如果肯出手，那

末，大可以資助我們的雜誌吧。羅斯美羅威芝不久就要由俄國動身了〔註2〕。

你本身也答應和「啓蒙」接近，這使我和我們同志特別表示欣慰。我會這樣想過——對你唯有懺悔而已。因為我在未告訴你之前，曾這樣地躊躇過：把這樣渺小的「小型報章去驚動 A·M·，A·M·，一定會失望而聽不上眼吧。現在我後悔不應該有這種想像，對不起你了，慚愧之至！〔註3〕

如果我們逐漸聚集了多數的美文學者，得以發展「啓蒙」，那是何等的偉觀，偉觀啊！讀者的範圍也改新了，而進展為無產階級的範圍了——我們也把雜誌的定價減小了。希望你把不致貽後患的民主主義美文學寄來就行了。請你寫吧。

我們已經打算結集勞動者。現在的勞動者都變為很勇敢的戰士了。我們在議會裏面有六名的勞動者議員，這次很有意思的也向議會外的工作發展了。那些人們將結合為一個勞動者的黨，真正的勞工黨吧。不過在第三議會的時期，無論如何，恐怕尚難達到這個目的。你在「路芝」(第二十四號)讀過了關於四位議員脫離議會的信麼？〔註4〕這不是有名的一封信麼？

又在真理報上，你讀過了沒有？阿力辛斯基是這樣地寫着——「好的！不過一時不至於

有何騷擾吧！真是可驚啊！」他寄了一篇的宣言來了。（爲什麼他加進了真理報呢？）這篇文章並未獲得一般的重視，不把它當做一回事。他也一時不至於搗亂吧。真是……令人驚奇！〔註5〕反之，波格達諾夫却大吵了起來，在真理報第二十四號發出了他的一大篇笨拙的長信〔註6〕，其實是叫人無法置辯（不值一辯）的文字。我願過他的「曼尼技師」了，仍如舊例，那是麥哈主義，理想主義，就運動者和真理報的編輯部都毫末加注意，給他瞞過去了那樣陰險的文章。其實，這位麥哈主義者和盧那卡爾斯基（因爲他的論文，要對他致謝忱）同樣是無希望的。阿力辛斯基在政治上從他開始分離了，同樣在美學上也可以使盧那卡爾斯基和波格達諾夫分離，不過縱令可以……也許……。

關於物質及其構造的學說，我應當爲它寫點文章，也是可能抵抗如你所說的「無形的俄國精神所吸取的毒素」的最好的手段；我完全贊成你的見解。不過你稱這個毒素爲形而上學，那是你的錯誤。其實應該叫做理想主義及不可知論吧。

因爲雖屬麥哈主義者也會誤認唯物論爲形而上學；並且多數最優秀的近代物理學家對於鐘及電子的奇述，也認爲是可愛的上帝——在極粗率之處，又在極精細之處——的神跡；並且向到處密輸入哲學的理想主義。

關於民族主義，你認爲必須認真地去和它發生關係的意見，我完全贊同。我們將爲『啓蒙』寫一篇大論文。爲搜集有關奧國及其他的全部資料，我們這裏有特別專長的格魯西恩人〔註7〕。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想從根本上着手研究。不過，我們的這種決議（我把它印刷出來寄送給你）〔註8〕，你若加以指摘，斥爲是『抄寫或記錄的廢紙』，那就是你的錯誤了。其實這些決議案決不是一種抄錄來的文字。在這裏和高加索兩地，社會民主黨裏面包括格魯西恩人，阿美尼亞人，塔塔爾人，俄羅斯人，這許多的民族在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裏面，共同工作的期間也達十年以上了。這並不是虛構，實在是民族問題之無產階級的答策——唯一的答策。在利喀地方也是一樣，俄羅斯人，勒特人，立陶宛人等也同樣在同一組織中共同努力。只有分離派——『同盟』——不加入這組織裏面。又在韋爾那也是有同樣的狀態。

關於民族主義問題有兩部優秀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文獻，即『勞動者和民族』〔註9〕。這兩部書要寄來給你麼？縱使寄給你，誰又能替你從這德文翻譯出來呢？

我們決不至於像在奧國的怎樣的卑劣吧。我們也決不容許有這種卑劣的狀態。並且，在我們這裏的同國人以大俄羅斯族最多數。在勞動者之間，決不容許發生『奧國精神』〔註10〕

吧。

關於普耶托尼茨基的案牘，我贊成交付法院裁判〔註11〕。對於這個問題可無用客氣。在這時候絕對不能容許姑息的傷感性的存在。社會主義者並不反對利用司法機關。我們贊成利用合法的司法裁判。馬克思和柏培爾〔註12〕對於社會主義的敵人也曾利用司法裁判。一個人應當知道如何爲人，所以必須附加制裁。

我們必須立即宣判普耶托尼茨基的罪狀，萬一，你因此而遭受到一般的非難——你就可以把唾液吐到那些非難你的人的臉上去，我想只有僞善者才會非難你吧。如果寬恕普耶托尼茨基並害怕裁判，唯有睜着眼睛看他作惡，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事。

我這封信寫得太冗長了。近來健康如何？請來信告訴我。

再者，我們是認識聖彼得堡籍的賀馬氏。他現在居住於那林姆。你說他是烏拉爾籍，我們不知道烏拉爾的賀馬。聖彼得堡的賀馬於一九〇七年曾出席會議〔註13〕。

一九一三年二月初，列寧啓

第二十五信〔註1〕

親愛的 A·M·君！

我今天讀了那個宣言了……〔註2〕

著作家們全部似獲得了大赦。你可以試回國去一轉——當然要注意那個「學校」一類的事件會不會株連及你，要慎重地加以考慮後，再作歸計。諒他們也不至因此把責任推到你身上吧。

希望你不要固執凡庸的見解而不屑接受這個大赦。你看如何？因為這個凡庸的見解是錯誤的。革命家在今日的俄國內部可能作成比從前更多的效果了；並且我們的議員們也在「儀式的約章」上簽了字。

不過，關於你的問題並不是為這個簽字而是在利用大赦。請你把你的意見和意向告訴我。你如果動身，想能繞道先到這地方來吧。我們可以實際地詳談。

革命的作家已經獲得了遍歷俄國（新俄國）的機會了——這是百倍於對曼羅諾夫加以痛

烈的打擊的絕好機會……。

你收到了我前一封信沒有？我很久不得你的信了，讓你身體健吉！

再者，你收到了塗有多種藥料的N·K·〔註8〕的信沒有？

一九一三年三月十日，列寧啓

第二十六信〔註1〕

親愛的A·M·君！

從「啓蒙」編輯部那邊來信說：「啓蒙」的五月號的小論文或小說怎樣了？如果登載了你的作品，該可銷售一萬份乃至一萬五千份，（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大飛躍！）你寫點文章來吧，怎樣？就請你寫吧。〔註2〕登在「真理報」也可以，那末，可以獲致四萬的讀者。的確……「啓蒙」的工作大概可能順利進展吧。因為能夠認識惡魔，為勞動者，為社會民主主義，為革命的德漢克拉西而嚴格地支持的報章，真的可以說是一個也沒有。所有的都是可鄙的無聊的東西。

近來身體健康如何？恢復了沒有？你打算在夏季休養一個時期麼？你必須有一回的規律的休養，這在你是十分必要的。

在我這方面也有一種不安。因為內子近患甲狀腺腫病，這是起因於神經。因此，我的神經也多少受了影響。我倆在全夏季擬到離查科巴尼埃〔註3〕不遠的布羅寧村中去消夏。我的通信住址是奧國加利川布羅寧烏利耶諾夫牧。

這地方的風景優美，適於健康，拔海約七百公尺。怎麼樣？你有意想到這裏來麼？從俄國國內也許有有意義的勞動者會到這裏來。查科巴尼埃（距我們的住地約七俄里〔註4〕），是有名的風土性空氣療養地。

你讀過了培多尼的小說沒有？如果尚未讀過，我可以寄來給你，讀完了後，你可以寫信來告訴我，你對於它的感想怎樣？

你按期收到了真理報和『路芝』刊物麼？我們的工作在進展着——冒着萬分困難，着着進展。勞動者也建設了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黨而可能對抗自由主義的背叛者和解黨派了。我們的時代之鐘又敲響了。現在我們面臨着新金屬勞動工會的幹部選舉，乘着聖彼得堡的勞動者對解黨派獲得勝利的機會而高呼凱旋！〔註4〕

你那邊的盧那卡爾斯基怎樣呢？不過也可以——的確可以——因為梅特林克（比利時詩人兼戲曲家）應當保有「科學的神祕主義……」（註5）。「那末，盧那卡爾斯基和波格達諾夫已經不是屬於你那邊的人了？」

我不再說笑了。希望珍重。你要書之座右：真的要好好的休養！

再者，你讀了真理報的紀念號麼？（註6）

一九一三年五月初旬，列寧啓

第二十七信〔註1〕

親愛的A·M·君！

在許久以前，我從克拉科寫了信給你，但是，不見你有回音。

今天從俄國，從奧德薩有信來了。斯塔阿克（註2）（從加布里來的）在驚疑：我由斯塔阿克，也由你（——）獲悉有關奧德薩的多數派報章的事情，為什麼一點也不告訴奧德薩的人們呢！！

這完全是一個誤解吧。這誤解是從什麼地方發生的呢？我會對奧德薩的朋友們說——請把該地的報章事情通知我，因為我對這報章是毫無所知，即在目前，還是一點不知道【註3】。奧德薩的人們寫信來說：「是年輕的馬利安托威芝」實參與這個報章。這是我初次聽見的。是怎樣的馬利安托威芝呢？是不是那個「尼基狄齊塞」？【註4】（我從不認識有所謂馬利安托威芝的人）是不是莫斯科的律師，抑或另有其人？

關於這件事，請你把你所知道的告訴我吧。這個錯解必須解消。

內子因須養病，全夏期，我們擬住在布羅寧（距查科巴尼埃不遠）。十三年四月廿七日我和內子同伴來瑞京柏隆，為她的病施手術。

在柏隆擬勾留二三星期，如有信寄來，可寫柏隆九區，法蘭肯城格街九號什克洛夫斯基君轉交列寧收即可。

你身體健康如何？春期後休養適否？我衷心希望你有一個好好的休養！

一九一三年五月，列寧啓

第二十八信〔註1〕

親愛的A·M·君！

今天我接到從聖彼得堡的來信了。關於社會民主黨議員將至此地的計劃（極秘密的決議，唯有告訴你也不要緊）也快要實現了，真理報同人六名之外，據來信，尚有都利阿科夫，布里耶諾夫，考斯托夫，此外，馬尼科夫也許可能回來〔註2〕，也許還有工人某君也可以來這裏。你能夠（爲我們所預定的講演或講義）來麼？請給我一個回音。如果你能來，那就再好不過了。由此地乘汽車至距七公里之處即是查科巴尼埃——非常好的療養地。關於旅費，我們大概（據他們來信）可以籌措吧。關於查科巴尼埃療養地，我們擬加詳細調查後，再通知你。

如果你的健康許可，希望在短期內到這邊來，真的！自倫敦之後，自加布里學校之後，你可以另和其他一批工人會晤了〔註3〕。

馬利諾夫斯基〔註4〕本想旅行到你那邊去，後來因爲沒有時間，不能分身前往了。他和

全體的代表議員都衷心地問候你。

我等候着你的回音。

各報紙都登載着所謂「衝突」事件〔註6〕。我擔心我們的真理報〔註6〕會遭封閉。因為那個馬克拉克夫〔註7〕必然地超過國會或反對國會，又或用其他的方法，總之，一定發幹的，他也一定能夠澈底地幹下去的。

到那時候，我們再轉變為非法的刊物吧。我們只是缺少經費。

到底怎樣呢，那個「商人」，還沒有開始出資麼？已經是時期了，最好的時期了！

一九一三年六月，列寧啓

第二十九信

親愛的A·M·君！

我早就想寫信給你，不幸因為內子的手術拖延了時日，前天才告結束，現在逐漸恢復了。因為知道手術比平常的困難之後，我總算得到了科赫爾氏的手術，才告安全，非常欣

慰。

現在是談工作了。你說八月間要到柏林去，到底八月的那一天呢？月初還是月杪？我們打算八月四日由此地動身，定購中途經過杜律希，明罕，維也納各都市的車票，因為想在這些都市分別勾留若干時日。（也許醫生不容許我們於四日動身，那末，就要展期了。）

我們能夠在一個什麼地方會晤麼？你如果也經過柏隆，杜律希，明罕，這確是你應當取的路程。

我和你必須會晤一次吧。真理報的封閉就造成了我們的極嚴重的困境。不過，我們也許可能另立一個計劃。又你到了柏林也許可以為我們，即為真理報多做些工作吧。

因此，我切望你能夠立即簡短地寫信來告訴我，我們是否八月初旬在柏林或上舉各都市可以作再次的良晤。萬一未能把晤，我就要把全部事務，特別是學校事件，更詳細地寫信通知你（組織人的損失很嚴重地束縛了我們。我們要物色其他的人了。）

我熱烈地和你握手並祝你一切順利，特別祝你旅途平安。希望立即給我回音。

一九一三年七月廿五日，列寧啓

通信住址：柏隆，格塞爾沙夫特街四號，烏利耶諾夫收。

第三十信

親愛的 A·M·君！

終於延遲了對你的回音，尚乞原諒。自從那時起，我在這個討厭的柏隆過着難於想像的焦急生活！！心裏暗想：如果你在威羅那（關於柏培爾的你的來電是發自威羅那〔註1〕），我就可以由柏隆赴威羅那去和你相晤吧！！從那時起，你那方面有數月之久沒有消息給我了……

你來信述及你的病狀，使得我非常驚訝。你在加布里並不請醫生診治，就這樣讓它度下去，你以為便可全癒麼？德國人有治療肺病，並且可以完全根本治療的有名的療養院（例如距瑞士不遠的聖布拉生地方即有這種療養院），在遣院中，對於病源先使它完全生成癥瘕，對病人施行食物療養，由是有規律的逐漸把他養成能耐寒冷的習慣，對感冒有抵抗力而成為有用的有勞動力的，然後准他出院。

你想在最寒冷的冬期，由加布里到俄國去麼？？我認為這個旅行必然有害於你的健康，也會破壞你的勞動力吧，我十分擔心。在意大利沒有第一流的醫生麼？

實際，你必須到瑞士（我可以替你調查醫生的姓名，住址然後寫信通知你）或德國的第一流的醫師那邊去，診治一回——在優良的療養院，認真地治療兩個月。因為盜取國家的財產，作無益的耗費——即是因患病而破壞他的勞動力——無論在任何一點上說，都是不可想的。

曾會見拉狄什尼科夫的「啓蒙」的編輯人告訴我：你對真理報的無味單調，甚感不滿。的確，我也有同感。不過，這個缺點不難立即改正。因為我們缺乏人材。我們以極大的勞苦從初期起，約經一年之久，才逐漸在聖彼得堡作成了相當基礎的編輯部。（你寄給「啓蒙」的信，我已經代送達了。）【註2】

你有什麼計劃沒有？你的健康怎樣了？請來信告訴我。我切盼你能夠認真地去治療一番——治療之後，一定——真實的——可能完全恢復健康。若置之不理，任它破壞了健康——那就是你的單純的罪惡，並且是犯罪吧。

再者，截至今日為止，在我們之間，確有過極討厭的傢伙，今後恐怕還不能免有這類的人。你讀過了「我們之路」麼？【註3】你看它的成功如何。它是今日第二種的報章了。我們將在南方便，再創辦第三個報章吧。

我的通信住址是奧國加利川，布羅寧，烏利耶諾夫收。至冬季，我回克拉科，住址是魯波美爾斯奧哥五十一號。

第三十一信〔註1〕

親愛的A·M·君！

今天，我把在「啓蒙」上面發表的小說前段掛號郵寄給你一閱。我們預想你是不至於反對吧。萬一，不能如我們所預料，你真的反對這篇小說，你就趕快來電致「啓蒙」編輯部，簡單地示知「沃伊丁斯基小說停登」或「沃伊丁斯基小說不可採用」〔註2〕即可。

「他從來確是那一類的人物，但是從一個多數派同志，接受了新的治療方法」這個報告，確實使我難於安心。希望上帝也假手於作爲一個醫師的同志而保護我們，特別是假手於多數派的醫師！從前某良醫曾對我說，那批都是庸醫，同樣，今日作爲醫師的同志百分之九十九也是庸醫吧。我誠懇地對你說吧，人們（除極少例之外）唯有向第一流的名醫請教。假如以你本身想去考驗一個多數派同志的發明——這是很危險的事情。一經嚴格考查之後，所

剩下來，只有那波里學校裏的教授們的監督而已——並且必須以這些教授們實際是手腕家為條件……。以你的病為例也是一樣。如果你在冬季旅行，總之，必須到瑞士或維也納的第一流醫師那邊去。假如不去請教第一流的醫師，那是毫不可恕的。現在你的健康怎樣了？

我們的工作不能算很壞。聖彼得堡方面勞動者全體都在從事合法的聯合——其中有從事保險的聯合——結合為黨派了。其中也有許多很有意義而且有為的青年。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初旬，列寧啓

第三十二信〔註1〕

親愛的A·M·君！

你近來到底怎樣了呢？讓我不客氣地指摘你，你（的思想）實在太危險了！

昨天我在「里埃芝」報上讀了你對論朵思陀耶夫斯基的「咆哮」的答辯，我確實很高興。

不過今天又接到了「解黨報」，在這報章上，揭載有「里埃芝報」未見登載的你的論文中的一段〔註2〕，大意是：「所謂尋求神，在暫期間（真的是暫期間麼？）必須延期——這是毫無

目的事情，因為既無一定的目的，那就無可尋求的目的了。不收穫的人決不播種。你們並沒有神，你們尚未（尚未？）創造有神。人們並不尋求神，而是應當創造神，生活不是由思索產生的，是由人們本身產生出來的。」

由你所論加以推論，可以作如下的解釋：你是反對「暫時的尋求神」了。你之所以反對「尋求神」，祇是想代之以「創造神」而已！！

在這種情形中，從你本身將產生怎樣的思想呢？不是太危險了麼？

「尋求神」雖則和「創造神」，「產生神」不同，但是這種見解解決不會優於「黃色惡魔和青色惡魔的差別」的論法。並非因為要斥駁一切的惡魔及神或反對無論如何的意識的病疫——（無論如何的神都是一種病疫，縱令它是最純粹的，最理想的，並不尋求的而是創造出來的神，也是一種病疫），總之，僅是為認青色惡魔勝於黃色惡魔而加以選擇，因此反對「尋求神」的見解——根本上較之「對此問題不發一言」，實有百倍以上的毒害——

在最自由的諸國，在「對於德謨克拉西，對於民衆，對於公理和科學」的要求，完全尚未具備的諸國，在這類國家裏面，（例如美國，瑞士等國），民衆和勞動者實在是最純粹的，精神的，初創造的神的理念的人們，因此也就最熱心的受了愚弄而變為鈍感的人了。這

正是由於各種宗教的理念，關於各種神的一切理念，一切的阿諛——都是那樣地難於言喻的卑俗性，受着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的作用而甘心忍受（有時竟是好意地接受）——其實是最危險的卑俗性，也是最卑下的傳染。實際上數百萬種的罪惡，褻瀆，暴行，傳染就藉那個技巧的，被導入於精神裏面的「意識之外衣為裝飾的神的理念」。你那種見解比這種「神的理念」，將更容易受大眾剝去它的假面，所以說是更加危險的思想。強姦少女的某天主教僧侶（我是近來在德國報紙上看見的）較之：無供給的僧衣可穿的僧侶，連粗形的宗教都未具備的僧侶，為新神的創造而說教的理念的民主主義的僧侶（指高爾基——譯註），對於德謨克拉西並不見得怎樣危險。因為剝除前者（僧侶）的假面比較容易，宣布了他的犯罪，即可加以驅逐，並不困難——但是對於後者，却難簡單地把他們驅逐——想剝除他們的假面，實有千百倍的困難，縱令是如何「脆弱」的並且是無定見的「小資產階級也並不想進一步去宣告他們的罪惡吧。

你是明知小資產階級的精神（俄國的，何以是俄國的？意大利的便優於俄國的麼？）之脆弱，柔軟，無定見性質，你便想以糖餅及所有種種妄想，以更甘美的但是隱藏着更多量的毒藥的理論去搗亂它的精神麼？

你這種思想實在是可怕極了。

『在我們裏面，單有補償自己批判的自己侮蔑』已經很夠受了。

所謂創造神——豈不是自己侮蔑的最拙的方法麼？從事於一個神之構成及繼承認唯一之這種構成的人們，都是以最拙的方法侮蔑自己；因為這種人並不承認『行爲』而祇是追從自己觀察和自己侮蔑，所以這種人精神之創造，由是去親切而精密地『觀察』欲崇拜神的他之『自我』的最污濁、最愚鈍、最奴隸的諸特徵或這類小特徵的緣故。

不是以個人的見地而是以社會的見地爲觀察，所謂各種神的創造不外是愚笨的小資產階級，賦性脆弱的俗人，既陷於絕望及疲勞了的妄想的『侮蔑自己』的小資產階級之親切的『自己觀察』而已。（你是就於精神，似盡了很大的努力想去加以極正確的說明——但是，你不該單就『俄國』精神去加說明，必須就一般的小資產階級精神爲說明吧，因爲猶太、意大利、英吉利等國的精神一點也不見得較俄國高一等，這些都是全部受着惡魔的束縛，同等地是卑劣的；無論在任何地方，凡是小資產階級同樣是低劣的，並且從事於意識形態的渲染之『民主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是三倍以上的低劣的緣故。

我熟讀並研求你的論文，欲一考查你如何會發生這種錯誤——不幸，我完全找不着你所

以犯錯誤的原因。到底是什麼緣故呢？是不是你已經無法再把你自己肯定的「懺悔」的餘屑呢？抑或是它的反響？

抑或別有其他的因素——例如不採取無產階級的見地而欲向一般的民主主義的見地表示屈服之失敗的嘗試呢？據我推測，恐怕是你欲使一般人能了解德謨克拉西大意，恰如成年人所常教兒童走路的方式，一點一點的（請原諒我這個措詞）說：「慢慢走，慢慢走吧」；是不是你有這樣的意思呢？恐怕你是為庸俗的目的而肯定及迎合小資產階級的兩面倒的偏見吧。

這是非常歪曲的方法，無論在任何點上說，都是不正當的。

我在前面已經說明了，在民主主義諸國家，「對於德謨克拉西，對於民衆，對於公理和科學」的申訴，無產階級的作家方面完全沒有替他們提出。然則在我國俄羅斯是怎樣呢？這種申訴也完全未見提出，因為俄國也和其他民主主義的國家一樣，以某種方法，阿諛着小資產階級的偏見的緣故。在這個具有贗臆性的申訴上面，在我國即如「俄國思想」刊物的伊斯科埃夫這種人也會高舉雙手而簽字吧（註3）。

你雖則知道我們的道路和伊斯科埃夫不同，但是爲什麼要採用讀者所不明瞭的我們和

伊斯哥埃夫間的歧異之標語呢？（即將被一般誤解與伊斯哥埃夫同流——譯註）。爲什麼必須以民主主義的偽裝眩示讀者呢？爲什麼不明瞭地將小資產階級層——脆弱的、可憐的無定見的，極度疲勞了的，陷於絕望了的，只知觀察自己，觀察神，創造神，承認神而侮蔑自己的怯懦的無政府主義者（這是何等堂皇的用詞啊！！）——和無產階級（他們不僅在言論上是勇敢的，他們還能夠區別他們自己的「科學及公理」和資產階級的「科學及公理」的異點，也認識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和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之差異）加以區別呢？

你爲什麼犯了這種錯誤呢？

你這段論文實在令人懊惱！

我們把那篇小說掛號郵寄給你了。（註4）

再者，你要盡可能地好好的療養，真的要治療到在冬季亦不致感冒而能夠旅行才好。

（冬季是危險的）。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烏利耶諾夫啓

第三十三信〔註1〕

親愛的 A·M·君！

我收到了那篇小說〔註2〕和你的信了。我認爲：那篇小說應當停止發表；因爲你不贊成的緣故。我並將讀過了那篇小說的加美涅夫的信附寄給你（我尙未讀那篇小說）。

我們打算去信聖彼得堡，叫他們抽出這篇小說。

我現在把昨天寫好了的長信寄給你，請你原諒我的憤激。也許我認爲你是思想不正確吧？也許你所謂「暫期的」是一個謬論吧，是不是？就速所謂「創造神」，也許不是出於你的真誠的執筆吧？〔註3〕

千萬望你有適當的塗擦。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列寧啓

第三十四信〔註1〕

……關於神及與神有關係的一切問題，你是犯着一個矛盾——據我的觀察，這是和從前我在加布里和你談論的時候，我對你指摘出來的矛盾相同，即是說：你並不注意『前進派那批人』的理念基礎而不能和『前進派』和合（或表面上似和他們不融洽）。

現在還是一樣。你是在『不高興』的情緒中，你寫着『暫期』這句話〔註2〕，你怎麼會無意中流露出這句話來呢，實在令人難於索解。你竟這樣地寫着。同時你擁護神及神的創造的理念。

「神是：如同認識了社會的感情而組織的理念，藉人種，民族，人類而創造的『理念』和結合個人成爲社會，以統制動物學的個人主義爲『目標』兩者所合成的。」

這個理論，一目瞭然是和波格達諾夫及盧那卡爾斯基的理論或其他諸理論有關係。

並且這理論顯然是錯誤的，反動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們（這是社會主義中最惡劣的異種，並且是最惡劣的歪曲）所慣用的潛在性的把戲的一手段，你就完全（雖有你的最良好

的企圖) 蹈了他們的覆轍；雖則除去了附著於神的理念上之歷史的及生活實踐上的惡劣成分 (不良的放蕩，偏見，在一方面是無知，恐嚇，在另一方面是臣服及王政的推崇)，不過，你却以親切的小資產階級的詞句替代了歷史的日常的現實性，將這些詞句插入神的理念裏面了。(你不是說神即等於「認清了社會的感情而組織的理念」麼？)

你藉這個理論，想說明「善與美」，想指示「真——正義」及其他這類的東西。可惜的是，你這個虔誠的希望僅停滯於你個人的所有，停滯於主觀的「無罪的希望」。你已經發表了這種理論，它就將影響民衆，而它的意義並不藉你的虔誠的希望，而是藉社會的諸勢力間的交互關係，藉諸階級之客觀的交互關係而被決定。由這個交互關係即可證明(和你的意思相反，也和你的意識無關係)你是一個宗教僧侶，你是普利什克威之派，你是將尼古拉斯二世及斯托爾威氏〔註3〕的理念改裝並添加砂糖，使之變為更美味的東西，拾回來再用。因為在事實上，神的理念是援助了這批人而將國人置於奴隸的境遇，你裝飾了神的理念，同時也粉飾了他們加於無知的農工身上的鐵鎖。教皇及其一派人將要說：「你曹，好好的看吧！這是何等深奧的理念啊(神的理念)，這是你們的主人民主主義者，指導者所承認的理念啊——而我等(教皇及其一派)也崇奉這個理念！」

神是認清了社會的感情和組織的諸種理念的合成，這是不正確的理論。這是企圖隱蔽物質的根源之被格達諾夫的理想主義。所謂神（在歷史上及實際上）是一切置之度外，第一先利用人類的愚鈍的屈服性，外界的自然及階級壓迫等而產生的諸種理念——確定了這種屈服性，顛倒了階級鬥爭的諸種理念之合成。神的理念儘管有這種根源，有這種事實的意義，但是在歷史上還是有一個時代——德謨克拉西和無產階級的鬥爭取了某種宗教的理論對其他理念的鬥爭形式的一時代。

不過，這個時代是早已過去了的遠古時代。

今日，在歐洲，在俄國，神的理念是最精練了的，也是最深切的被掩護或辯證了。但是這些辯證仍然是一種反動的辯證。

你約定義全都是澈底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即所謂「神是認清了社會的感情而組織的理論和結合個人成爲社會以統制動物學的個人主義的努力之一個合成。」這是反動的理論。

這是何等反動的理論啊！因爲教皇及其巨屬的兼護者的理念由你應用動物學的統制而加以裝飾了。

但是，事實上，神的理念並未能統制「動物學的個人主義」，統制動物學的個人主義的

是原始的人羣及原始的鄉村社會。神的理念常僵化「社會的感情」而使之愚鈍化，以死的替代了生的。因為它常是一個奴隸狀態（最劣等的無可救藥的奴隸狀態）的理念。神的理念也決不能「結合個人成爲社會」，並且將因爲壓迫者對神性的信仰而束縛被壓迫階級。

你的定義是資產階級的（並且是非科學的，非歷史的），因爲你所使用的是無差別的、一般的、通常的「普遍適的」概念，並沒有使用一定的歷史上之一定的階級的感情。

神的理念在野蠻人間，在西亞爾南人種（尙屬半野蠻人）間，確算是一件事體，至在斯托爾威及其一派之間又是屬於另一個事體。無論在任何例上面說，階級之支配是掩護這個理念的，而它也受這個理念的掩護。可敬愛的神及屬神的一切性質之「庸俗的」概念是「庸俗的」愚鈍，是被虐待性的，無智的，它和沙皇，森林神，虐待妻室等「庸俗的觀念」是絕對正確地相等。你怎麼可以稱神的「庸俗的觀念」爲一個「德鎮克拉西」的呢？我認爲是絕對不可解的問題。

哲學的理想主義「常是偏注目於個人利益」，決不能中肯的。笛卡爾（R. Descartes）是不是比加孫提（Gassendi）更多注重個人的利益呢？是不是費希特（Fichte）和黑格爾（Hegel）可以和費爾巴哈（Feuerbach）相匹敵呢？

「創造神是使個人及社會上的社會的動機作更進一步的發展及蓄積之一過程」，這是過於單純的有危險性！如果在俄國容許自由之支配（即人皆有自由）——全體的資產階級將為這件事，將為純資產階級型及其性質的（遺種）社會學及神學，以你之矛攻你之盾吧。

官盡於此了，如果再說下去，此信將冗長不堪了。我再和你熱烈地握手，並祝君健康！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你的V·E·上

附註

第一信註

【註1】從倫敦黨大會（一九〇七年，四、五月間）回來之後，列寧卜居於彼得城附近，芬蘭的別莊地庫沃加拉的瓦薩別莊裏。因為警察又伸手到狄里約基（同樣是俄國革命家們所指定的避難地附近地區）地方來了，多數派中央委員會決議將『無產者日報』移至國外發行，並委任列寧、波格達諾夫及印諾肯狄（即都布羅文斯基）三同志主編『無產者日報』，赴國外服務。列寧（即伊里奇）於十一月杪，最遲亦在十二月初，由庫沃加拉首途，約十四日後，抵瑞典京城斯托克霍爾姆，在該地等候遲數日出發的列寧夫人，又在柏林勾留了三四日，至新曆一九〇八年一月六——七日抵達日內瓦。

【註2】高爾基夫人，以後各信中簡稱M·F·，原名馬利亞·費沃多維孚那·安都列埃娃。

第二信註

【註1】『無產者日報』的發行展期。在國外日內瓦發行的第一號是『無產者日報』第二十一號，出版於新曆二月二十六日，即列車在滯信中所說須延遲五星期後才出版的。

【註2】和這封信同時寄出的有列寧致盧那卡爾斯基（與高爾基同居於加布里地方）的一封信。

第三信註

【註1】斯普加特會議是第二國際在斯普加特舉行的大會（一九〇七年），作了一個反戰爭的決議。它的決議是『有暴發戰爭的危險時，各當事國的勞動階級及他們所選出的國會議員，為取一致的行動，須獲得社會黨事務局的援助，努力於防止戰爭——這是他們的義務。如果戰爭一旦勃發，他們的義務是在干涉戰爭，立即使它消滅，並必須盡全力去組織反對戰爭的戰爭』。但這個決議，仍為『歐洲戰爭』當局視為僅屬一片廢紙，終未見實現。

【註2】『布爾塞維克』原為俄語，有『多數』之意。『孟塞維克』則有『少數』之意。

一九〇六年，在斯托克羅爾姆，舉行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分裂為列寧系和普列哈諾夫系兩派，列寧系占大多數，故稱為多數派，後者則稱為少數派。至今日繼續共產黨為多數派矣。N·A·斯馬什科是白一八九〇年以來的社會民主黨黨員，於一九〇八年一月抄在日內瓦被捕。斯哲加特的第二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舉行於一九〇七年八月。

【註3】所謂實行家，指都布羅文斯基。

【註4】『廣告』，未得自由公布（未得列寧史料調查會許可公布）。

【註5】『新生活』發刊於聖彼得堡（一九〇五年冬），是最初出版的多數派的合法的報紙。（第一號發刊於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即新曆十一月十日〕，星期四。）第六號，由十一月二——十五日起，直接由列寧主編。因屬勞動者代表議員的聖彼得堡委員會發表宣言後，『新生活』遂被封閉（第二十八號，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三日——十六日，星期六）。在第一號（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第四號（一九〇五年十月三十日），第十二號（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及第十八號（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揚載有高爾基的『關於小資產階級的考察』，這篇文章是專指斥俄國知識份子的反革命精神，因此，在他們小資產階級間激動了一大怒潮。

第四信註

【註1】少數派的領袖有馬爾托夫，阿克塞爾羅德，後來，普列哈諾夫也參加進去了。關於黨的組織問題，主張網羅同情於社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及知識份子等為黨員，但為大會所否決，故分裂為兩派。少數派另發行他們的機關雜誌「社會民主主義者之呼聲」（其他信中略稱為「聲一派」）。當三月革命時，聯合社會革命黨共同參加立憲民主黨主持的聯合政府，至十月革命的時候，竟一變為反革命派而出現。又在歐戰期中，再分裂為普列哈諾夫派（愛國派）和馬爾托夫派（國際派）。因革命的勞動者陸續加入多數派，少數派黨員日見減少。十月革命後，曾一次亡命於柏林，組織俄國社會民主黨，從事反對蘇維埃政權，為一反動黨派，現已消滅。

【註2】指經驗批判論者及經驗一元論者一輩，例如波格達諾夫，巴許利夫，盧那卜爾斯基等。關於列寧和他們間意見之差異，可參看第六信。

波格達諾夫原姓馬利諾夫斯基，從一八九〇年時代起即參加革命運動，後加入多數派從事活動，但至一九〇七年時竟與列寧相對峙，主張召還主義，另立一派。故於一九〇九年，

受開除黨籍處分。

盧那卡爾斯基於一八九七年加入莫斯科社會民主黨，被檢舉後，驅逐出國。一九〇四年亡命國外，三月革命後加入多數派。十月革命成功後，曾任教育人民委員長，至一九二九年辭職。

【註3】關於哲學問題，他們的意見間的距離日見疎隔，高爾基提議舉行居留國外的多數派同志的集會，以便共同討論，但終未見實現。關於這個『會議』，可參看第五信。

【註4】列寧除此信外，亦曾寄一信與盧那卡爾斯基，討論同一問題。

第五信註

【註1】高爾基寫了如何的論文，無可查考，但知其為擬登『無產者日報』的文章。它的内容可參酌列寧之詳細說明。

【註2】『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輪廓』這部書出版於一九〇八年（聖彼得堡『塞爾諾』書店），內容有巴薩羅夫的『現代的神秘主義及現實主義』，柏爾曼的『關於辯證法』，盧那卡爾斯基的『無神論者』，猶什克威芝的『以經驗象徵主義的見地觀察近世的能（energy）』

論」，波格達諾夫的『偶像之圖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赫爾方德的『狄根哲學與近世實證主義』，蘇沃洛夫的『社會哲學之樞樞』等。

【註3】波格達諾夫所著『關於自然之歷史的見解之基本要素』，出版於一八九九年（莫斯科版）。當時，列寧已被驅逐出國。

【註4】小冊子『進一步，退兩步』出版於一九〇四年五月，日內瓦版（載列寧全集第五卷三〇三——四九〇頁）。

【註5】這是說波格達諾夫所著的『經驗一元論』，第一部出版於一九〇四年（聖彼得堡版）。

【註6】與『人民意志派』及修正派對抗的馬克思主義年表『現實主義世界觀的輪廓』發刊於一九〇四年，內容有蘇沃洛夫的『生活哲學之基礎』，盧那卡爾斯基的『實證的美學之基礎』，巴薩洛夫的『權威的形而上學與自治的個性』，波格達諾夫的『交易與技術』，馬斯羅夫的『關於農業問題』，芬氏的『最近十年的俄國產業的資本主義』，盧美揚采夫的『俄國農民社會之進化』，科爾撒克（即波格達諾夫的假名）的『法律的及工作的社會』，佛利采的『自然主義的印象主義之社會心理學的基礎』，什利耶曼科夫的『破壞了的美學之

再述」。但齊列哈諾夫和列寧在這年表中却未發表論文。

【註7】在說明經驗批判論之先，須說明經驗論。據經驗論，一切的認識是由內的或外的經驗產生出來的，經驗為一切概念的基礎。這個認識的基礎不求之於「超越者」，只有能夠經驗的才可能認識。但是在另一方面，却不承認作為經驗基礎的外的物之存在；由這點說，是具有唯心論的傾向。至於經驗批判論則以純粹經驗為知識之唯一的根源，認識之目的在從所攝取的經驗中，以批判的方法，廢除一切形而上學的混雜物，而使之純化統一，作成無矛盾的經驗的概念。這是經驗批判論的主張。麥哈，阿威那留斯即宗此說，俄國的波格達諾夫繼承此說，列寧曾加以嚴格的批判。此經驗批判說又稱麥哈主義。此說較之素樸的經驗論稍進一步，但仍屬具有唯心論的傾向之哲學。

作為哲學的世界觀只有二種，即唯物論與唯心論，就此兩者欲從種種方面加以折衷的學說即是經驗一元論（*empirio-monism*）。

【註8】波格達諾夫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日——十五日得加入勞動者代表議員的聖彼得堡會議，遂同時被捕。他在獄中麻寫之書事實上即為「經驗一元論」第三卷，一九〇六年發行（聖彼得堡版）。

【註9】關於這部小冊子的運命，無可查考。列寧史料調查會所保存的列寧的國外文書材料中，並無此『小冊子』。這『小冊子』在研究『列寧對於哲學的觀念之歷史』，特別重要；故列寧史料調查會公告，如有同志能夠發現這部『小冊子』，當特別致謝。

【註10】列寧會按題目順序，讀過了年表裏面的諸論文。蘇沃洛夫的論文『社會哲學的基礎』（二九一——三二八頁）是年表中最後的一篇。

【註11】『經驗象徵主義』是年表的協力者猶什克威芝所改用的題目，原名為『它的體系——經驗批判論之一變種』。

【註12】即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註13】列寧認為成問題的波格達諾夫的『關於麥哈的論文』，題名『E·麥哈及革命』，發表於第一卷第二十號（一九〇八年二月十四日，六九五——七〇〇頁）。

【註14】一九〇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發行的『無產者日報』第二十一號上面，編輯局所發表的宣言如次：

『在『新時代』上面，我們讀到了一篇不知名的譯者所寫『麥哈及革命』的序言。這篇序言中稱：『吾人認為遺憾的是在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裏面，表示着一種強烈的派別分歧的

傾向——由於對麥哈的意見不同而分歧的傾向。多數派與少數派之間，兩者的意見有極大的差異，將為那個與這個意見差異毫無關係的一問題——那馬克斯主義在認識論的關係上是否與斯賓諾莎，霍爾巴哈，麥哈，阿威那留斯的學說一致的問題——之爭論而益其尖銳化。」當此時機，多數派的潮流之理念的代表者「無產者日報」編輯局認為有發表如次的宣言之必要：「事實上，這個哲學上的爭論並非分派之爭；並且據編輯局的意見，也不可能有此事實，共有強加以解釋，謂哲學上的論爭為分派之爭，實在是根本的謬誤。在一分派與其他分派中的黨員可能有信率兩種哲學的傾向。」

【註13】列寧贊成參加第三議會（他的論文『反杯葛』，可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四三四——四六一頁）。波格達諾夫代表議會之杯葛方面，當一九〇七年舉行黨大會時，『杯葛派』派遣他出席為報告人。

【註16】巴薩羅夫的論文為『顛倒議會白癡』發表於一九〇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的『無產者日報』第十八號，但不署名。

第六個註

【註1】此信不記明發信日期，因編入於一九〇八年三月內，先於第七信（三月十六日）則可無容疑。

第八信註

【註1】這是高爾基所計劃的，由多數派的協力創辦的雜誌。但此雜誌終未見發行。

【註2】即波格達諾夫。

第九信註

【註1】此信未記發信日期，信中所指示的場所可由其內容決定之。

第十信註

【註1】所謂「那本小冊子」，如列寧在第五信中所述，關於哲學問題實表示列寧與波格達諾夫間書信來往的一個暗示。

【註2】B·Z·是多數派的中央委員會，但事實上當時尚屬合同的黨和多數派分派的中

央委員會。至於「多數派中央委員會」則於一九〇七年五月的倫敦會議，由多數派的代表議員在該分派會議席上選出的，由列寧，周諾維夫，波格達諾夫，都有羅文斯基，羅什科夫，加美涅夫等組成之。

如信中所云B·Z·的決議，曾言及哲學上的論爭和分派事項必須分離及主張禁止那些將令「無產者日報」發生裂痕的哲學上的爭論問題。

【註3】列寧適在此時指出多數派的一團（沃羅夫斯基，加美諾夫，周維諾夫，羅什科夫）在聖彼得堡發行的年誌「卡爾馬克思」（聖彼得堡，一九〇八年）上面所載的論文「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列寧對這篇論文曾附加注意稱「試看波格達諾夫，巴薩羅夫及其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輪廓」一書。這裏並非敘述這部書的場所，並且，我一時必須立定於這個宣言上面。我最近將發表教員論文或一小冊子，以便示明關於新康德派的修正論者的原文中所論在本質上完全是與這些新休謨派的及新巴克雷派的修正論者有關係的。」

列寧在他的原文中，以次述的論法對哲學上的修正主義附加一個特徵，他說：「在哲學的領域中，修正主義已經被操縱於資產階級大學教授的「科學」綱目裏面了。教授們「皈依康德了」——修正主義跟在新康德派的背後，亦步亦趨，教授們對於哲學的唯物論，較之歐

卑的噁噁咒咀，不知反覆了千百倍以上的無聊的辯論——修正派却表示齊卑鄙的薄笑（據最近的年誌，正如文字所表示），在喃喃不休的說：「唯物論早已經被否定了！」教授們認為黑格爾（Hegel）是像一匹野犬，徒然犧牲了，教授們只就於他們自己的理想主義——比黑格爾的學說有千百倍的無聊及低劣的理想主義而說教，對於辯證法則唯有聾聵肩背，表示卑劣的態度，而修正派立即跟着他們跑，而陷於科學之哲學的瑣屑化的泥沼。因為他們以一個「簡單的」（但是穩當的）「進化」替代了那個「狡智的」（但是革命的）辯證法；教授是將這個理想主義的體系及「批判的」體系適應於統制的中世「哲學」（即神學）上，接受該國的薪俸。修正派並不是接近近世國家而是接近指導階級的黨派，致力於化宗教為一件「私事」而擁護教授們。

「如上述，以馬克思為目標而計劃的「修正」在事實上究竟具有怎樣的階級意識呢？在這裏無待贅述了——這是不待說明也是很顯然的了。我們祇要注意於：對修正派在這點上面所暴露的難於置信的荒謬，從真正的辯證法唯物論的立場，加以批判的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內的唯一的馬克思主義者，唯一個普列哈諾夫而已。但是，更須明瞭地申明的是：今日却有在普列哈諾夫的戰術上的辯證主義之批判的旗幟下，秘密輸入哲學上的嚴厲的根本謬誤的

狀況；這是更加要注意的。」（列寧全集二一——二二頁）

這是在文獻上，列寧對波格達諾夫、巴薩羅夫及其他的哲學，表示他本人的態度之最初的公開宣言。特別在這一點上，由當時的分派為觀察，可知他和普列哈諾夫間的直接而且公然的連帶性是在哲學的本質上。又他這個宣言，事實上是對波格達諾夫及其一派之一種「宣戰布告」。

第十一信註

【註一】列寧史料調查會所保存的書翰集中，在還封信之後，確有二年以長的長期的間隔。列寧在這個期間中（一九〇八年四月——一九一〇年四月），曾有信給高爾基否？是否在這期間中的信稿遺失了呢？這都無法考究了。一般推定在這兩年中，列寧沒有致信高爾基。在這時代，列寧和波格達諾夫一派之間的鬥爭日見尖銳化了；一九〇八年秋間，列寧完成了他批判波格達諾夫，巴薩羅夫，盧那卡爾斯基的著作（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關於反動的哲學之批判的考察——莫斯科版，發行於一九〇九年春）；在一九〇九年初期，「無產者日報」對爭論問題不能再緘默了，一九〇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的第四十二號，掲載加美涅夫的

一篇論文「分道揚鑣」，這篇文章是針對波格達諾夫一派所代表的觀念而發的。波格達諾夫也就以多數派中央委員會的一份子資格，提出正式抗議。同時，波格達諾夫，盧那卡爾斯基及其他份子藉高爾基的最密切的援助及協力，在加布里着手組織「學校」，收容向俄國內部招募的一團工人。這是很明顯的，列寧和他的親近同志都看得清楚是波格達諾夫一派企圖分派的組織。列寧拒絕他叫的招請，不赴該校講學（他的拒絕招聘的信參看全集第十一卷第一部，二八七——二八八頁）；一九〇九年六月在巴黎舉行「多數派中央委員會」會議（所謂「無產者日報」編輯局為擴展事委會的會議），出席者有列寧派的多數派同志及波格達諾夫，盧那卡爾斯基，阿力基辛斯基等人。在這會議上，由列寧的最熱心的協力而作成的諸種決議，特別與在列寧高爾基兩人間的往返函件中所論及的諸問題有關係。

「有關社會民主主義者間的宗教的傾向」之決議如次——「現時——在社會運動衰微的氛圍氣中——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內部，宗教的情緒之生長，對這個問題實給與一個重大的公眾的意義，並且與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宗教情緒之生長相關聯，使社會民主主義和信仰及宗教性的說教相結合，更進而欲在科學的社會主義上賦以一個信仰宗教的特質；鑑於這種現狀，為發展「無產者日報」的編輯局特發宣言如次：即盧那卡爾斯基同志的論文中所

述的這種傾向實破壞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並且不僅在術語上。他的學說在本質上也有害於勞動大眾間的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群眾運動；又多數派分派將與這種科學的社會主義之成立，完全不能一致。

「更進一步說，這個傾向將是小資產階級的傾向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之一形式，並且當轉入於政治問題之討論時。例如盧那卡爾斯基的論文「文獻的衰勢」一類的主張，後者將為前者（無產階級）所替代，同時，既擴大的「無產者日報」的編輯局承認「無產者日報」第四十二號的論文「分道揚鑣」的發表是正常的，而今已發見了反馬克思主義的性質，故一本已往的主張，毅然決然地命令編輯局對這種傾向作戰！」

和同一的問題全部有關係，尚有第二個決議：「對於「無產者日報」編輯局所發表的論文「分道揚鑣」，馬基西摩夫（波格達諾夫）同志向編輯局的抗議——包藏着分裂的恐怖的——抗議，既擴大的「無產者日報」編輯部對此抗議，認為有第二宣言的必要：（一）馬基西摩夫同志指摘編輯局的決議實違反「非合法的機關報上不得發表哲學論」的規定，他的指摘實是毫無理由；因為對於宗教的意識及宗教的情緒的一切形式之鬥爭，縱令是從這個鬥爭將更產生這些意識及情緒，仍然是分派的指導機關報的最重要而且最明顯的一任務；兼之，

在「無產者日報」上，決不能封鎖這個鬥爭；（二）像這種抗議實視護社會民主主義者範圍內的宗教的宣傳而妨害「無產者日報」的任務之實現，這是本局同人所確認的！」

最後，關於加布里「學校」的決議內容如次：「既擴大的「無產者日報」編輯局詳細檢查加布里學校問題的結果，認為組織這個學校的發起人團體（其中雖有無產者日報編輯局的一份子，馬基西摩夫「波格達諾夫」同志）從初期起即取與無產者日報編輯局相對時的態度而進行，並且對編輯局從事反對的運動。

「無產者日報編輯局根據加布里學校的發起人等所有全部的行動方法，認定此輩的發起人毫不遵循一般的分派目標，即不遵循黨內的理念的潮流——多數派分派的目标；而遵循他們的理想的政治團體獨有的目標。既擴大的「無產者日報」編輯局對於召選主義，「究竟主義」及「神之創造」的說教等關係及有關一般多數派黨內的任務問題，參照我等分派內所發生的意見之差異，再參照加布里學校的發起人及組織人是完全屬於召選主義、究竟主義及「神之創造」的代表者；可以十分明瞭地斷定這個新的中心之理念的面目。

「鑑於上述各項事實，既擴大的「無產者日報」編輯局認為多數派分派不能對這個學校負任何責任。謹此宣言。」

此等全部的決議發表於一九〇九年七月三日——十六日的「無產者日報」第四十六號（附錄），又由一八九八年——一九二二年間由加美涅夫編輯的彙刊「委員會及會議的決議上之K. P. R.（俄國共產黨）」上面也曾發表過個宣言。

高爾基也曾加入波格達諾夫及其一派的團體中，他們在當時發刊機關報「前進」上，公開既宣告分裂的分派的獨立。（新分派「前進派」之批判可參照列寧的「關於「前進派」分派」論文，載全集第十一卷第二部九三——九九頁。）

因多數派和波格達諾夫的決裂，在資產階級的報章上引起了許多的謠言及評論，特別是關於多數派和高爾基間的關係。

「無產者日報」（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的第五十號）對於這些謠言，發表了一篇反駁的論文「關於排斥高爾基的資產階級報章的謬妄」，執筆者即是列寧。在論文的前段說：「數日來，法國的「勒克雷爾報」，「盧·拉狄加爾報」，德國的「柏林日報」及俄國的「俄國黨明報」，「話報」，「俄國言論報」，「新時代」等資產階級的報章，都滿載着刺激的文字：「社會民主黨排斥高爾基」，「前進報」既發表否認這個不合理記事的文章。「無產者日報」編輯局也同樣向各報章發出了否認的通訊。但是，資產階級派的諸報章並不為之發

表，仍繼續着大肆其誹謗。

「這個誹謗的來源顯然的是那一批下作的新聞記者咬着了山召燬主義及「神之創造」(差不多是從一年以前即在黨內一般同志間及「無產者日報」上的議論紛紛的問題)所促起的意見之乖離，遂集取這類情報的斷片，不負責任地向各資產階級報章濫發通訊，寫成虛偽的「訪問記」等而騙取多額的稿酬。

「這個虛偽的進攻目的也同樣明瞭。因為資產階級的諸黨派都希望高爾基脫離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的諸報章故意煽動社會民主黨內部的意見之乖離而使之漫漶化，不遺餘力。結果，資產階級的諸報章仍然是枉費心血，徒勞無功。高爾基同志仍然以他的偉大的藝術作品，很堅強地結合了俄國及全世界的勞動運動。所以他仍然是以「輕蔑」答覆他們吧。」(列寧全集第十一卷第一部，三六〇頁)。

在合法的文獻方面，這時代，波格達諾夫，虛那卡爾斯基及其他等所作成的團體，創辦一雜誌「集合主義哲學的輪廓」(第一集，一九〇九年，聖彼得堡版)，其中有波格達諾夫，巴薩羅夫及其他作者的論文，高爾基也寫有一篇。它的內容有威爾那(波格達諾夫假名)的「科學與哲學」，波格達諾夫的「近世自然科學者的哲學」，巴薩羅夫的「集合經驗

及爲其而組織的形式之材料』，盧那卡爾斯基的『小資產階級及個人主義』及高爾基的『個性之崩壞』等。

因爲有這些糾紛，所以列寧和高爾基之間便斷了音信至二年之久，這也是勢所難免的。

第十二信註

【註1】『討論報』第一號發行於一九一〇年三月六日——十九日（巴黎出版）。在這刊物中，列寧發表一論文，題目是『一政治記者的小論文——關於有選主義的信率者及擁護者的講壇』（全集第十一卷第二部，一三——二二頁）。在這篇論文中，列寧有論高爾基的一段稱：『但是，講壇諸君所發表的上述言論所具的真正內容，可說完全是消極的（空洞的）。但在他們的後向尙隱伏着積極的內容，這個積極的內容無他，便是高爾基其人。』

『事實上，既（以誤傳和誤解）由資產階級的踏報章所宣揚的諸事實——即欲掩飾高爾基之屬於新團體，已不可能了吧。高爾基無疑地是無產階級藝術上的最重要的代表者，所以可能盡其最大的努力及更多的努力。社會民主主義的各分派的確都是以獲得高爾基爲最大的跨躍，不過，根據如上所述，把『無產階級藝術』插入於講壇裏面，那是無異於以一片貧弱

的證書。與這個講壇，那也是無異於剝除了自以為「權威的」假面，而在這種剝除自稱權威的假面的文獻中，局限了自己的體吧。（即講壇縱令獲得高爾基，也不相稱，反減小該派的地位——譯註）講壇派的著者們並不坦白地說明究屬何事而濫取對抗諸權威的私怨。問題是：哲學上的唯物論的擁護者和多數派間對召還主義的鬥爭——據他們的見解當是麥哈主義之敵視——由此論法，似乎是出於其所「盲目信賴的」各「權威」的企圖（其實是僅一幌子，作欲打愛的威嚇狀而已，毫無用處）。這種攻擊完全類似一種兒戲。總之，「前進派」在愚弄權威而已。高爾基在無產階級藝術方面是一位權威，這是可無庸疑的。欲利用這位權威去穩固麥哈主義及召還主義（當然是在理念上的關係），那是簡直等於舉了一個實例，「權威是怎樣地不能隨便利用」的實例。

「關於無產階級藝術，高爾基縱令對麥哈主義及召還主義抱有同情，但是一個可驚的「正」。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運動發展上，講壇派從黨內把召還派及麥哈主義者分際出去，在另一方面却認無產階級的藝術之發展為特別的幽微任務而向前推進——這是一個「負」。因為這個講壇具有脆弱的一面，因為他們欲利用重鎮的權威的作用；結果，確定了實惠給無產階級的莫大的利益總額中便發生了負量的緣故。」

【註2】這是在一九一〇年初期舉行於巴黎的黨中央委員會總會。在根本上是相同的，但是，較之致高爾基的信函，對總會有更詳細的評價。列寧的這篇論文題目是「一政治記者的的小論文——社會的危機」，參照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四日（六月七日）的「討論報」第二號（全集第十一卷第二部，四八——四九頁）。

【註3】聲一派是馬爾托夫、F·丹，阿克塞爾羅德及其他數人所創辦的少數派機關報（一九〇八年——一九一三年，發行於巴黎），即所謂「社會民主主義者之聲」一派。

【註4】「我等之曙光」是發行於聖彼得堡的少數派的合法的雜誌（一九一〇——一九一四年）。該雜誌第二號（一九一〇年）載有A·N·波托勒蘇夫的論文「小事體獲得勝利，究如何？」這篇論文在多數派同志間及在一般擁護及堅持非合法的黨派之全體人士間，引起了絕大的憤恨。因為這篇論文實等於公開勸告革命的秘密黨派之解散。

美哈伊爾（伊爾斯），羅曼（坎爾摩拉埃夫），猶利伊（布倫斯坦茵）等是少數派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他們反對重建中央委員會及非合法的組織，欲由此手段使中央委員會總會的決議陷於無效。

『社會民主主義者之聲』第十九——二十號（一九一〇年，一——二月）的公開信上有

波托勒蘇夫及信奉由中央委員會說出的上舉數名少數派幹部的主張之十六人共同簽名；它的内容是擁護解黨派地位。波托勒蘇夫的這篇論文明明是響應中央委員會的三名少數派委員的行動及煽動多數派人士去破壞無產階級的革命黨派。列寧一派方面認清了他們的這種態度，對解黨派表示極端憤慨，遂羣起攻擊。（他的論文『反對黨的解黨派之聲』等載全集第十一卷第二部，二九——三六頁）。

【註5】普列哈諾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年）是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初信奉人民主義而從事改革政治活動，後亡命國外，觀察西歐的實際情形，並且得到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約著作的機會，把握住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一八八二年及一八八三年，著有『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及『我等的意見』，指出俄國革命運動的新方向。一八八三年，普列哈諾夫和阿克塞爾羅德等共同組織『勞動解放團』。一九〇一年，他又和列寧、馬爾托夫，阿克塞爾羅德等共同創辦『火花日報』，即是社會民主勞動黨機關報，（普希金於一八二五年曾作詩稱讚『德卡布利斯特』（十二月黨）的運動，詩中有『烈燄從火花上燃燒起來』的詩句，『火花』的典故即出自此詩句。（十二月黨的發動實奠定了俄國社會革命運動的基石，他們的目的是在傾覆專制政府及解除農奴制度，當時參加者有進步的將校武官，其中多數且係貴

族」，於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乘尼古拉一世即位之日，發起暴動。）普列哈諾夫即任該報的一主筆。自一九〇三年，分裂為多數派與少數派兩派之後，普列哈諾夫任少數派首領，終其身與列寧不能相容。

由列寧這封信即知普列哈諾夫在數個月以前，既與少數派發生裂痕，退出一切合法的及非合法的少數派報章的編輯，獨力創辦他個人的機關雜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日誌』，圖黨之復興，在這刊物上，他表示擁護革命的祕密報章。因此，一般認為對抗解黨派，列寧和普列哈諾夫常有合作的可能。事實上，這個合作也實現了。普列哈諾夫自一九〇三年分裂之後，在一九一〇——一九一三年之間，確曾在列寧所主編的雜誌和報章（『社會民主黨』，雜誌『思想』，『星報』及『真理報』等）上，發表多數論文。

【註6】事實上，這事件是發生於巴黎移住地。這個『波多威爾』的作者是『有名的』社會革命家V·查爾諾夫。

第十三信註

【註1】『勞動者新聞』是少數派和托洛茨基分裂後，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二年間發行於巴

黎的多數派之普通的報章（由列寧，馬路威夫及加美涅夫等編輯）。第一號發刊於一九一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十三日）；第九號（最後一號）則發刊於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八月十二日）。

【註2】一九一〇年夏，列寧旅行至加布里的高爾基家中，勾留數日。

【註3】「卡德狄」即立憲民主黨員之略稱，此黨是帝俄時代的自由主義的進步黨，標榜君主立憲制，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後，曾組織臨時政府。

【那羅多尼基】即俄國帝政時代的「人民意志派」黨員之意。初期的革命團體「土地與自由」解散之後，至一八七九年，遂結成這個「人民意志派」。

【註4】A·阿姆菲德阿托羅夫是一位美文學家兼政治記者。他是以諷刺新聞記事開始他的文獻的活動。在長期間中，和蘇沃林相協力，在反動的「新世界報社」(Novoye Druzhbo)服務。其後，他稍轉變為左傾急進派，但也和從前在「新世界報社」時同樣，毫無主義，並且在政治上亦無何等知識。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後，他亡命國外，一九六〇年為發行「赤旗」雜誌而奔走（創刊號發刊於一九〇六年，在巴黎出版）；但因爲他在政治上毫無定見，故不能獲得任何方面之支持，第五號出版後遂停版。

【註5】羅巴丁是什留塞爾堡的囚犯，出獄後，在政治上及文獻上均未露頭角。

【註6】K·加查羅夫斯基是社會革命家，依據『俄國臣民』（似刊物名稱，待查——譯者）及『人民意志派』的舊約聖經的精神，討論農業問題，著有書籍多種。

【註7】『懺悔』是高爾基所作的小說，正當列寧對波格達諾夫一派鬥爭最熱烈的期中（一九〇八年），發表於雜誌『知識』第二十三卷裏面。列寧批評『懺悔』的信件，無可查考。關於『懺悔』的注意略見於加美涅夫所寫的『分道揚鑣』論文中（發表於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二日——二十五日的『無產者日報』的第四十二號裏面），這篇論文經列寧同意後寫成的，並且由列寧編輯。

【註8】參照第十一信之【註1】（關於加布里里學校的決議）。

【註9】參照【註3】。

第十四信註

【註1】托利亞是格爾辛地方的工人，屬少數派，爲『八月』會議的杜蘭斯（中部）高加索委員會的代表議員，自一九〇五年後，他參加波斯革命。他所著小冊子『波斯革命中的高

加索社會民主主義者」，於一九一〇年，附加以沃倫狄爾的序文，由「社會民主黨」出版。（沃倫狄爾原名M·保羅威芝）。M·約爾丹尼亞和N·拉美什威利都是高加索的少數派指導者。

【註2】普列哈諾夫的『馬克思與托爾斯泰』發表於黨的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第十九——二十號，發行於一九一一年一月十三日——二十六日。

【註3】多數派於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間，創辦一個合法的雜誌，是即『思想』，初號發刊於莫斯科（一九一〇年）。全部共出版五號，最後一號受政府的沒收處分，故未得普及遂告終止。『思想』編輯部完全操於多數派的國外中央委員會（列寧，周諾威夫及加美涅夫）之手。在少數派報章上所載論文，對於托爾斯泰有過當的評價，列寧便寫了一篇『渺小的保留着的英雄們』，加以批判；此論文登『思想』雜誌第一號（參照全集第十一卷第二部）。

【註4】『星報』是一九〇七年以後，多數派的最初的合法的報章，由列寧，周諾威夫，加美涅夫及第三議會的社會民主主義分派之一員波勒塔埃夫等於一九一〇年八月在丹麥京城哥本哈根舉行的國際社會主義者會議上決議發行的。『星報』（創刊號發刊於一九一〇年十

二月十六日)的撰稿人，除多數派人士之外，尚有普列哈諾夫及他的最親密的同志。『星報』出版後，當遭沒收及被處罰金，自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九日的第六十八號發刊後，遂遭封閉。其後，代之以『新星』，二月二十六日的創刊號替代『星報』第十三號；第二號則於一九一二年五月三日出版。至一九一二年九月五日出版第二十七號後，即停刊。在這時候，多數派改辦日報『真理報』。關於普列哈諾夫的『一政治記者的小論文』，『星報』第一號(旁題為『由此至彼』)上，載有編輯局的注意稱：『本局為測驗有關託爾斯泰的活動之公衆的意義如何的問題，認為必須有向多方面徵求解釋，而提供更多的論文。』

【註5】俄國資本接受了建築波斯鐵路的計劃的問題，在當時報界，議論紛紛。在『思想』第一號，對這個問題，加美涅夫發表了一篇論文，題名『走向印度的坦途』(『思想』第一號，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七三——七八頁)。

【註6】參看【註3】。

【註7】『關於我的農業問題的書』——『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俄國第一革命的社會民主黨農業綱領』是列寧所著(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七年十月間仍屬底稿，未見出版。在十年的長期間中，為列寧的最優秀的著作之一，欲覓一個發行人，終未見成功。

「知識」是由高爾基協方的出版家，出版社經理是普耶托·唐茨基（與參戰派之一同志普耶托尼茨基同姓）。

【註8】波羅尼亞的學校是「前進派」欲為它的分派作成一組織基礎的第二次計劃。此第二次計劃也和第一次相同，終告失敗。「由俄國來這學校的工人大部分都是接受我們的團體所發出的赴巴黎的招待券，在巴黎，為這些工人組織及設立多數派的講義及教育課程。」

第十五個註

【註1】此信未附記發信日期。從它的內容推測，是在「思想」廢刊後，即在一九二一年四月。

【註2】參看第十四信之【註8】。

【註3】此乃指一九二一年發刊的「新時代」上所載馬斯洛夫的論文。在一月二十七日的第十七號，五八三——五八七頁，馬斯洛夫插入一篇論文，題為「人口過剩是否威脅人類？」這篇論文和發刊於一九二〇年的考茨基的「自然與社會的增加及發展」相對抗。考茨基在「新時代」第三號（在一九二一年中刊行，第十八，十九及二十號，六二〇——六二

七，六五二——六六二，六八四——六九七頁）再發表一篇大論文『馬爾薩斯主義』，以極鋒銳的批判答覆馬斯洛夫。四月二十一日的新時代』第二十九號（同年第二卷第二十九號），馬斯洛夫在考茨基對他有所誤解的假定之下，寫了『經濟及租稅體系』一篇論文答覆考茨基。考茨基則提出新反問『土地問題』，再答覆馬斯洛夫，載於五月十九日發刊的『新時代』第二十三號，二〇九——二一九頁及五月二十六日的第三十四號，二五九——二七〇頁。

第十六個註

【註1】波勒塔埃夫為多數派同志，第三議會的代表議員，『星報』及『真理報』的組織人之一。

【註2】約爾丹斯基為『今日的世界』的編輯人，與普列哈諾夫相提攜，參加『星報』的組織。

【註3】柏克羅夫斯基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第三議會的代表議員，亦參加『星報』的組織。

【註4】即第三議會的社會民主主義分派，第三議會的這個分派，在多數派和解黨派的鬥爭全期中，並不採取固定的態度，動搖不定。但事實上，這分派中也有接近多數派的人士，例如波勒塔埃夫即毅然決然地和多數派相提攜，對於『真理報』及『星報』之創辦，也投助多數派。除這些少數人士投助多數派者之外，其餘皆接近少數派。

【註5】列寧的論文『關於俄國罷工的統計』，發表於一九一〇年十二月的『思想』第一號及一九一一年第一號。

列寧的『渺少的保留着的英雄們』也發表於一九一〇年十二月的『思想』第一號。

【註6】關於『知識』及普耶托尼茨基，參看第十四信【註8】。

【註7】此為多數派所參加的巴庫地方的工人日報，發行於一九一一年，全部僅出版三號而已。

第十七信註

【註1】一九一二年夏，列寧遷居於克拉科，居住至一九一四年八月，即前次歐戰暴發時止。列寧及其他多數派同志（恩諾維夫，加美涅夫）所以從巴黎移居克拉科的動機，可參看

第十八信註

【註1】參看第十七信【註1】。

【註2】『發言權』，『社會革命黨在國外地區組織的報告』，『革命思想』——對社會革命黨的中央團體的方針，取右傾或左傾的反抗態度之海外社會革命黨諸團體的機關刊物。此中央團體的公共機關報是『勞動之旗』，列寧一時記憶錯誤，稱之為『革命的俄國』。列寧所以有此錯覺，因在一九〇五年以前，社會革命黨的中央機關報的名稱確係『革命的俄國』。上述諸機關報在一九〇八——一九一三年之間，發刊於國外。在這年代，社會革命家薩文科夫以V.羅普辛的假名，採用革命家的生活為題材，描寫背叛者的小說二篇，『綠色的紅』發表於一九〇九年的『俄國思想』第一號（一月）裏面；『未曾有過的人』（『兄弟三人』）則發表於雜誌『蘇維埃地』（由一九一二年四月第一號至一九一三年四月的第四號）。故列寧在這封信中論及此事。

【註3】『韋希』即是『俄國知識階級批判論文集』，內容計有序論，『哲學的真實與知

識階級的真實』(N·A·培爾查埃夫)，『英雄與信仰英雄』(S·N·布爾喀科夫)，『創造的自我認識』(M·O·赫爾宜莊)，『爲擁護權利』(B·A·基斯喬科夫斯基)，『知識份子與革命』(B·B·斯托爾威)，『虛無主義的倫理學』(S·L·富蘭克)，『關於知識的青年』(A·S·伊斯哥埃夫)。這部論文集完全是反革命的知識階級的宣言。一九一〇年『地球』書社發行一論文集『俄國的知識階級』，與『章希』對抗；這篇論文集內容計有：『知識階級與『章希』』(E·F·培托倫克威芝)，『懺悔的手段及方法』(K·K·阿爾塞尼埃夫)，『俄國知識階級的危機及其意義』(N·A·格力德斯克爾)，『自由與社會連帶性間的交互關係』(M·M·科瓦勒夫斯基)，『知識階級與歷史的傳統』(P·N·美留科夫)，『俄國知識階級的心理學』(D·N·克利科夫斯基)，『俄國知識階級與民族問題』(N·A·斯拉文斯基)，『知識階級與社會主義』(M·E·巴拉諾夫斯基)等。列寧在國外的多數講演及論文都爲這個『章希』所利用，取作參考材料了。(全集第十九卷，二三——二五頁，『章希派與民族主義』及第十一卷第二部)。

【註4】此團體是於一九〇六年由立憲民主黨脫黨後組織的；發行一雜誌，名『無題』，故因而名爲『無題社』一派。

【註5】解黨派 (Liquidatoren) 又稱清算主義者，他們認為危險的非法的共產黨必須解散，主張以合法的勞動同盟或合法的農工黨替代共產黨；縱令不解散共產黨，亦不必勉強維持黨的艱苦的獨立性及黨的獨力鬥爭，必須在改良主義的方針下，進行運動；即在客觀上說，等於使黨解體。此種主張謂之解黨主義。

【註6】布拉格的一月會議 (一九二二年)，是多數派最後決定和少數派，前進派及托洛茨基派分裂後而召集的大會，在這個會議席上，決議恢復黨的中央機關；並決定改變『真理報』週刊為日刊等問題，此『真理日報』從一九二二年四月出版創刊號。

第十九信註

【註1】此信未附記發信日期，當屬一九二二年八月間。

【註2】列寧對『韋希』派的諸論文，既詳述於第十八信（及【註3】）裏面，至在本年則未見有特別執筆對付采爾諾夫的論文。此段所述，推定列寧當係指加美涅夫的論文『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任務』（答覆采爾諾夫的，發表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八月的第八、第九號及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啓蒙』第二號），關於由多數派轉入少數派的N·羅什科夫，列寧於一九一

一年十二月三日的「星報」第三十二號上，發表「自由主義勞動的宣言」一文，和他對抗。

【註3】列寧指一九一二年所謂「八月會議」，這會議是和多數派的一月會議相對抗，由少數派、前進派及托洛茨基一派並加入其他勢力共同召集的會議。故多數派同志無一人參加。

【註4】「薩普洛西·西西尼」，發行於一九〇九——一九一二年（聖彼得堡版）的雜誌（創刊於一九〇九年十月十八日，最後一號為第五十二號，發刊於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在科瓦力夫斯基與布蘭克的密切的協力之下創辦的刊物；誠如列寧信中所述，毫無特長。高爾基在此雜誌上發表一篇論文，題名「由遠方」，掲載於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第十一號及一九一二年第七號（二月十七日），第十一號（三月十六日），第十三號（三月三十一日），第二十七號（六月六日），第二十九號（七月二十日）；此外尚發表小說數篇。

第二十信註

【註1】此信未附記發信日期，即由信的內容，亦未能決定在何時期。但是，查在聖彼得堡之勞動者評議會的代表委員選舉會舉行於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十八日）。故

知此信當係作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七日（新曆）。

【註2】「路乏」是解黨派的報章，發刊於彼後得堡。

第二十一信註

【註1】此信亦未附記日期，但是，按其內容，可以決定其正確的月日。因「真理報」第一八七號發行於舊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七日，列寧於舊曆十二月十日，即新曆十二月二十三日始抵達克拉克。

【註2】獲得高爾基的同意，一九一三年一月一日的「真理報」第一號（二〇五），揭載小說「偉大的愛」一節。因這篇小說曾先發表於雜誌「白晝」上。

【註3】克拉克地方是帝俄時代在俄國內地受壓迫的政客的亡命中心地，在此都市中，約有四千餘人的亡命者。克拉克地方當局已經司空見慣，對於由俄兩州流不息來此地的人士之拜訪列寧，地方當局亦不加干涉。故列寧稱可以「利用」此地方。但至一九一經年，歐戰暴發，列寧遂遭該地方當局的拘禁。

【註4】列寧因有密謀的考慮，故不明瞭說明。黨已經準備宣佈於一九一三年一月九日全

體溫工。

【註5】薩文科夫的小說『未曾有的人』發表於『蘇維埃地』雜誌。這雜誌是以查爾諾夫爲首領的社會革命家們所指導的雜誌之一。因這篇小說的明顯的不忠實性遂促成『蘇維埃地』刊物本身的分裂，在那坦莊領導下的一批左傾的社會革命派即向編輯部提出抗議（『蘇維埃地』第八號，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但在同號的雜誌上，編輯部公然發表擁護拜普辛（即薩文科夫）的言論。

第二十二信註

【註1】『思想』被封閉後，改發行『啓蒙』，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創刊於聖彼得堡，爲多數派的一雜誌。爲創辦此刊物，當時居住維也納的托洛耶諾夫斯基及維斯美羅威芝女士盡力頗大。

【註2】此信未經列寧史料調查會許可發表。

【註3】『路芝』是少數的派刊物。與多數派的『真理報』相抗衡，屬合法的報章，發刊於聖彼得堡，出版於一九二二年九月。據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的第七十八號，第四會議

的代表委員中有屬多數派的A·巴達埃夫，G·彼得羅夫斯基，F·薩摩伊羅夫及N·雅各夫等亦為該刊物的贊助人。此等多數派代表委員，在一個月後，即宣言；對此報章所載解黨派的方針，實難同意，並表示脫離「路芝」贊助人的團體。此輩代表委員脫離該報章的函件發表於一九一三年一月三十日的「路芝」第二十四號。

第二十三條註

【註1】此信未附記日期，但是，大體可由該信的內容為決定。

【註2】A·N·齊阿諾夫是A·M·高爾基的一友人。高爾基究竟有否將列寧的那一封信寄送給齊阿諾夫了，無從查考。

【註3】『恐怖與希望，聖誕節的問答』——小說，發表於『基輔思想』刊物的第三五七號，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基輔 *Kiev*，地名）

【註4】為莫斯科報章的籌款；即多數派欲在莫斯科創辦一報章，向各方面捐款，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真理報』第一七六號上，開始募捐。在當日的該報上，有所謂『莫斯科勞動者』的團體發表一論文，勸告各方人士須為莫斯科的工人日報，解其財囊，這

篇論文的題目是『莫斯科的工人報章』。因此，莫斯科的報章『我們的路』遂得於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九月七日）的星期日發行。

【註5】S·拉林（當時的極端的解黨派）所辦雜誌『生活勞動』一九二一年號載有一篇論文『向右轉』（一月二十二日的第一號及三月二日的第二號所載）。在五月三十一日的第五號及六月二十五日的第六號，拉林再發表一論文，『建設之道』，更明顯地展開他的思想。

【註6】『新西伯利亞』發行於舊歷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六日至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之間。既與多數派發生裂痕的羅什科夫在『我等之曙光』第九——第十號（一九二一年）發表一篇論文，題名為『俄國的現狀及際此時機的勞動運動的基本任務』。列寧的答覆論文標題是『自由主義勞動黨的宣言』，發表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日的『星報』第三十二號。羅什科夫則在『我等之曙光』第五號（一九二二年）上再發表『對二前據』以答覆列寧的『自由主義勞動黨的宣言』。

【註7】在此信中曾述及斯提巴諾夫同志，據斯提巴諾夫說，他在『新西伯利亞』刊物上，曾就國際政策及西歐勞動的問題，發表論文。羅什科夫在『我等之曙光』上面所取的解

黨派的態度，據斯提巴諾夫的口述，並未見於「新西伯利亞」刊物上發表。至斯提巴諾夫在當時的態度則已表示於一九一三年「啓蒙」上所載的「帝國主義」的長篇論文，這篇論文的發表得了列寧的完全同意。

【註8】關於阿美尼亞民族主義黨一派，高爾基以如何的情報告訴了列寧，無可查考。

【註9】波蘭社會主義黨是屬畢爾茨基的黨派。完全中了列寧的豫言，在帝國主義的戰爭之間，波蘭社會黨在畢爾茨基的一般指導下，參加了奧國的軍隊。

【註10】這是一九一三年初舉行的多數派的評議會。此評議會雖舉行於一月，但因有機密的考慮，改稱「二月評議會」。

【註11】一九一三年二月為俄國皇室（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年紀念大典，一般期望着帝俄政府的大赦。此大赦，事實上公布於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政治犯裏面，僅有違反出版條例的犯罪者獲得大赦。

第二十四、債註

【註1】此信未附記日期，當係作於一九一三年二月一日。

【註2】E. F. 羅斯美羅威芝於二月二十一日獲得大赦之後，攜着列寧夫人的信，動身回國。此信乃提議利用羅斯美羅威芝為中央委員會的代理人，在國內召集一會議（所謂夏季會議）。五月，羅斯美羅威芝遭逮捕，列寧夫人的信被沒收為犯罪證據。

【註3】經列寧與高爾基交換函件的結果，從「啓蒙」的一九一一年三月號（第二號）起，新聞文藝欄，由高爾基負責主編。關於此項的報告發表於「真理報」第五十號（一九一三年三月一日）。

【註4】一九一三年一月三十日的「路芝」第二十四號裏面，此輩代表委員發表宣言退出「路芝」贊助人團體。其宣言內容如次：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們接受十二月十五日社會民主主義分派的申請，加入贊助人團體，並承認「路芝」報章的要求。

「嗣後，經過了一月之久，其間，「路芝」刊物不斷地對反解黨派主義表示激烈的敵意。它對於為「公」的勞動黨的宣傳及非合法的報章，竟加以毀謗；我們由俄國生活的現狀為觀察，這種態度是不可恕的，而且有害的。

「我們認為在「路芝」所說教的解黨派的觀念上冠以我們的名字，實極不相稱；故希

望編輯部從贊助人團體中除去我們的名字。

帝國議會代表議員，勞動者代表：

A·巴塔埃夫

G·彼得羅夫斯基

V·斯薩摩伊羅夫

N·雅各夫

【註5】阿力辛斯基和「真理報」的關係，純粹是一個偶然的插話。列寧這封信發出後數星期，阿力辛斯基即停止了牠對「真理報」的協助。

【註6】「真理報」第二十四號（一九一三年一月三十日發行）上，發表有波格達諾夫致編輯部的信，他在信中宣言：關於對第四議會而完成達彼得堡的競選，他不能和「真理報」採同一的意見。

【註7】斯大林同志從流刑地那林姆逃出後，在克拉科居住數星期之久，在此地方寫了一篇關於民族問題的論文。他的「民族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最初發表於一九一一年發刊的「啓蒙」第三，第四，第五號；其後由羣出版社再版多次。

【註8】一九一三年初（所謂二月評議會），多數派在克拉科，作了一個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案。這會議的決議案標題為「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的中央委員會與黨勞動者的評議之報告及決議」，發行爲小冊子。此決議附載於列寧全集第十九卷，二二——二三頁。

【註9】指「勞動者與國民」（什托辣薩阿）——一九一二年。

【註10】列寧移居於克拉科之後，即在巴爾幹戰爭以後，曾寫論文多篇，特別與民族問題有關的論文。在這時代的諸論文，收入於全集第十九卷中。

【註11】普耶托尼茨基方面有犯貪污罪的嫌疑，因他是「知識」雜誌的發行人（高爾基也是其中的一關係人），故應負責，但這件事終未提交司法機關審理。

【註12】柏培爾（August Bebel）爲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創立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一人，純粹的工人出身，且爲極熱誠的旋盤工人，最初參加拉薩爾的「全德國勞工聯盟」。至一八六六年加入國際勞工協會（第一國際），一八六八年，輔助李布克尼希，在尼隆堡創立社會民主勞工黨，爾後遂任該黨的代表委員；晚年，目擊第二國際之瀕於沒落，深恐本黨分裂，故取中立的態度，惜未能及身見黨之前程如何，於一九一三年逝去。他的主要著作有「婦女與社會主義」及「自敘傳」等。

【註13】一九〇七年，參加倫敦黨大會的賀馬爲聖彼得堡人，原名A·P·斯美爾諾夫，後任關係農業的人民委員。

第二十五信註

【註1】此信未附記日期，但得由此信內容確定之。「宣言」發表於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舊曆），至舊曆二月二十四日即新曆一九一三年三月十日到達了克拉科。

【註2】俄皇室三百年紀念大典的大救宣言。

【註3】列寧夫人（即N·K·）。

第二十六信註

【註1】此信也未附記發信日期，實發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一日（新曆）。

【註2】刊行於一九一三年的「啓蒙」五月號中並無高爾基的作品，至六月號則載有高爾基的小說「盜竊」。

【註3】小村齊布羅寧位於塔托拉山脈山麓，由克拉科乘馬車，數小時即達。列寧，克爾

普斯加耶，周維諾夫，加美涅夫，阿爾曼德等於一九一三年在此小村落中消夏；他們和由俄國來此地的工人，組織共同議會；第四帝國議會的多數派議員也來布羅寧。在遺村中，由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黨中央委員，國會議員六名及多數地方組織的代表者，共同舉行『多數派的夏季評議會』。

【註4】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當選彼得堡金屬勞動公會幹部的選舉期，多數派的候選人名冊，以A·S·基塞利奧夫為先鋒（第一名），競選獲得勝利。

【註5】指盧那卡爾斯基的小論文『恐怖與希望之間』，發表於『基輔思想』第三百五十七號（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刊）。

【註6】『真理報』的週年紀念的日期為四月二十二日。一九一三年的四月二十二日為星期一，故『真理報』紀念號發行於四月廿三日星期二。

第二十七信註

【註1】此信未附記日期，根據其內容當係一九一三年五月。

【註2】L·斯塔阿克為當時居住於加布里的一個多數派著作家，『啓蒙』的撰稿人，其

後出任埃斯特蘭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代表。

【註3】指如何的報章，無從查明。在奧德薩，於一九一一年曾發行合法的社會民主主義報章（『明亮的曙光』），參與此報社者有V·V·沃羅夫斯基及A·K·沃倫斯基二人。

【註4】『尼基狄齊塞』意即與尼基狄齊有關係的人，（即尼基狄齊派）。尼基狄齊為L·B·克辣辛的革命的假名，與莫斯科的律師P·N·馬利安托威芝毫無關係，但是他的兄弟，由一九〇一——一九〇七年，為居住於奧德薩之社會民主主義者馬利安托威芝（V·N·）其人。

第二十八信註

【註1】此信亦未附記日期，據其內容，當係一九一三年六月。

【註2】都利阿科夫，布利耶諾夫，考斯托夫，馬尼科夫等皆不屬於多數派，而是得權於多數派與少數派之間的第四議會的議員。他們並未旅行至布羅寧。在信中所舉其他多數派議員則於九月至布羅寧，參加所謂『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勞工黨的中央委員會與黨的勞工代表共同舉行的夏季評議會』。

【註3】一九〇七年，高爾基曾以來賓資格列席倫敦的黨大會。加布里的學校即一九〇八年列寧信中所說的學校。（參看第十一信【註1】）

【註4】L. V. 馬利諾夫斯基是在日後經一般認識其為一教唆者而剝除其假面具的第四議會的議員。

【註5】第四議會與政府間的衝突。

【註6】『真理報』事實上於一九一三年七月五日（第三五六號）受聖彼得堡的司法處分，遂停閉。

【註7】N. A. 馬克拉科夫為當時的內政大臣，由此人的挑撥，『真理報』遂遭封閉。

第三十信註

【註1】高爾基的『關於柏培爾』的電報，列寧史料調查會未許可公布。當係報告柏培爾的死耗（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註2】『啓蒙』編輯部——當係M. A. 薩威利埃夫其人。I. P. 拉狄什尼科夫，在柏林組織俄國書籍的出版社，他和高爾基之間保有密切的關係。

【註3】『我們之路』爲多數派的報章，發行於由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九月七日）至九月十二——二十五日間，屬多數派的莫斯科報章，全部僅發行十三號。

第三十一條註

【註1】此信雖未附記日期，但比較第三十二條與第三十三條，約可決定。

【註2】V·沃伊丁斯基（假名爲塞爾開彼得羅夫）於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間，常爲亂聖彼得堡的多數派委員會，亦曾向多數派報章投稿。一九〇七年，他因多數派事件，連坐下獄，被處徒刑。在流刑地，以革命及獄中生活爲題材，他寫成多數的美文學作品。一九一七年，他轉入少數派，其後遂公然反對多數派，爲多數派的勁敵。

一九一一年的一『啓蒙』四月號上發表他的小說『波』的一節，以『夜光』爲題。高爾基反對『啓蒙』採用沃伊丁斯基的小說，已詳述於列寧的第三十三條裏面。故在列寧信中對於『波』的原稿或其他沃伊丁斯基的原稿，究有如何的論究，實無從判明。

第三十二條註

【註1】此信未附記日期。但是在信中曾提及『里埃芝』報章和『新勞動者日報』及聖彼得堡報紙第四日即可抵達克拉科，由此內容可以略推定其發信日期。

【註2】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十月五日）的『俄國評論』（？）報上，高爾基對莫斯科藝術座上演朵思陀耶夫斯基的反革命小說『惡魔』，發表一篇抗議。他說『這篇小說的思想在美學上固屬可疑，而在社會上是絕對有害的理念』。自由主義的反動的報章為答覆高爾基的這篇抗議，發表多數論文，擁護『朵思陀耶夫斯基』；由是引起一大騷動（爭論），即列寧信中所謂『引起一大咆哮』。高爾基因作第二篇論文『再論加拉馬左夫兄弟』以為答辯，亦發表於『俄國評論』第二四八號（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九日報章）。高爾基的答辯文極長，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十日）的『里埃芝報』轉載此論文的一大段，但略去其結論。次日，高爾基的全論文——因之，列寧在他的信中所完全引用的結論也轉載於解黨派報章『新勞動者日報』（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十一日——的第六十九號）上了。列寧信中所指摘即是轉載於『里埃芝』及『新勞動者日報』的兩論文。

在列寧信中，除完全再抄錄的結論之外，並引證高爾基論文中的下舉的一段：

「我洞悉俄國性質的脆弱，我知道俄國精神的柔弱的無定見及其極度疲勞的絕望的心魂對於一切種類的傳染之容易的感受性。……在我們本身方面，單是補償自己批判的自己傷處已經夠受了，祇是無感覺的無政府主義和釋懷之相互的尖銳的爭執，已經夠受了。」

列寧的備所給與的印象，可以由下述的事實加以判斷：即至一九一六年，高爾基當這篇論文再版的時候（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高爾基論文集，俄文版），他刪除去引起了列寧的嚴厲批判的結論一部分。

【註3】A. 伊斯哥埃夫是在一八九〇年中期的馬克思主義報章的投稿人，其後，他變為民主立憲黨的保守主義派的政府記者，亦向「*韋希*」投稿。其次，「*俄國思想*」在斯托爾威的指導下，表示反革命的意圖及對革命運動作無性的鬭爭；故「*俄國思想*」遂變為決定的反革命刊物，而伊斯哥埃夫即常在此反動雜誌上發表論文。

【註4】沃伊丁斯基的小說原稿，為「*啓蒙*」日報所寫的著作。

第三十三信註

【註1】此信未附記日期，但是可參看第三十二信為決定。

【註2】沃伊丁斯基的小說原稿，參看第三十一信【註2】。

【註3】指第三十二信。

第三十四信註

【註1】保存於列寧格勒（即聖彼得堡）公立圖書館的列寧書翰原稿，從附記有「五」字那一頁開始。最初四頁似已遺失。當高爾基將原信稿寄存於圖書館的時候，應當保存清它的最初的數頁。吾人只將現在保存的部分，就原物加以影印，付梓。這封信是對於由列寧第三十二信所促起的高爾基的覆信的答覆。

【註2】「暫期」一語是在第三十二信中，列寧會加以討論及解剖的，由高爾基論文中所引用的文字。

【註3】斯托爾威在一八九〇年時代是社會民主派的有力份子，且為該派最初的宣言起稿人。一八九六年，出席倫敦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在當時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厥功極偉。進入一九〇〇年，由社會民主黨轉入自由主義派的陣營，至一九〇五年，任立憲民主黨的領袖。十月革命後，他聯絡鄧尼金，烏蘭格爾將軍等反對蘇維埃政府。其後赴保加利亞首都蘇菲亞，編輯「俄國思想」，攻擊蘇聯政府，故為一反動派人物。